



秋
瑾

哇春芳何飞

中外名人传记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秋 瑾

哇春芳 何 飞 编著

目 录

引子.....	(1)
一、书香门第生出傲雪寒梅.....	(4)
二、婚姻不幸渐酿抗争之心.....	(9)
三、脱离樊笼准备东渡留学	(24)
四、加入革命初现巾帼本色	(31)
五、回国办报唤醒同胞姊妹	(55)
六、主持学堂暗欲改换乾坤	(87)
七、大事不成甘留万古英魂.....	(115)

引子

绍兴府这几天颇不宁静。人们纷纷传说城里革命党要起义，可又没见什么动静，今儿早上省里一标新军忽然吵吵嚷嚷开进城来，老百姓才真的感到情况不妙。果然，晌午的时候，大通学堂那边劈里啪啦一阵枪响，抓走了十几号人。这一下子，本来悠闲热闹的绍兴城变得满街狼藉，不见行人。

天还没黑，华老爹就关了店门。下午一个茶客也没有，街上清兵一过，人都跟蚂蚁似的全钻了窝。他一边收拾桌椅，一边叹着气。华大妈在一旁有些不耐烦，说道：“叹什么气，不就乱一阵子吗？我们也趁机会歇歇，一把老骨头，还能动几天？”

“你知道什么？”华老爹有些生气，嘴里埋怨道。

华大妈不再吱声。

很快，天光暗了下来，整个绍兴小城慢慢地睡了。半夜的时候，忽然街上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，华老爹趴到窗户缝里看，见一队清兵正押着一个犯人往囚车奔去。华大妈也凑了过来，急切地问：“出什么事啦？”“没什么，像是押犯人的，睡吧！睡吧！”说着华老爹又躺了下来。外面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除了远远的几声狗叫，一切都像死一样沉寂。

第二天是六月六的好日子，华老爹起得很早，太阳刚冒尖的时候，他已把桌椅擦抹了两遍。不大会儿工夫，茶馆里已经有几个起早的老头儿在角落里喝茶，咕噜噜地吸起水烟。

这时，门口横进来一个大汉，脸上长满了酒糟疙瘩，他一进来，先前还高声说话的人就都埋了脸，只顾喝起茶来。

“哟！康大爷，您今儿早啊！”华老爹已赶忙奔了过来，拣个靠窗的桌子，把那椅子、桌子又擦了第三遍，让那人坐下。

“今儿个上点好茶，好不容易办件大案，再拿两个小菜，一壶酒。”那人瓮声瓮气地说。

邻桌的高老头儿一看那人挺高兴，便壮胆插了一句，道：“康总管，什么案子劳您今儿亲自去办啊？”

“革命党！”那被称作康总管的故作神秘：“说出来你们不信，这绍兴府的头号革命党今儿早上给正法了，以后啊你们可以放心睡觉啦。”

一听说处决革命党，几个茶客都挪了过来。

“哎，那革命党究竟是谁啊！”

“你们猜是谁？！不是别人，就是大通学堂的女督办，上次知府老爷还送她对联的那个。”

“啊，怎么会是她呢？”人们惊愕不已。

“是啊，就是连我也不信，”那康总管喝了一口茶，嘴里嚼着茶叶道：“一个挺文雅的女子，听说还留过洋，这世间，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儿都有！”

“我看哪，就是洋书念多了。”那高老头愤愤地说。

“可朝廷还不是派人去外国学习吗？”一个年轻点的反问道。

“学洋书不是让他来造朝廷的反！”

一伙人叽叽喳喳、争论不休。华老爹在旁边听了多时，到这会儿，他才明白昨晚街上被押的是谁。可他怎么也不明白，一个知书达礼的富家女子怎么会去造朝廷的反？！一夜之间，又竟让官府给杀了，这可真是叫人琢磨不透。

其实不光是华老爹，许许多多其他老百姓也不明白。这个被杀的女子，正是我们下面故事的主人公。这样的女子，在那个时代以前，是从来没有的。

一、书香门第生出傲雪寒梅

华夏民族，人杰地灵，浩浩荡荡五千年中不乏许多优秀的奇烈女子。但就近代以来，称得上女中英雄的第一人，当是浙江女子秋瑾。正当满州人得意于其对华夏大地的统治时，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，使大清帝国天下独尊的神话成为人们自我慰藉的回忆。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使睁着眼的中国人把眼光投向了国门之外，人们不禁惊叹于西洋制器之先进，争相模仿效学之间，中国的民族工业就扭曲着生长起来，在人们逐渐懂得洋务的时候，更明智的人又感到这些东西并没有使他们坚强起来。华夏民族依然懦弱、贫穷。他们为国家悲叹、为民族悲叹。渐渐地，人们开始看清了：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的，正是那腐朽荒淫的封建统治。于是，一场为了华夏民族的昌盛而反满救国的斗争悄悄兴起了：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喊，甚至流血牺牲，其中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忠烈女子，秋瑾正是那些忠烈女子中最杰出的一个。

秋瑾，光绪元年（1875）出生在福建闽县的一个仕宦之家。她的祖籍是在浙江山阴，祖上世代以耕读传世，至其高祖秋学礼时开始为官，祖父秋嘉禾同治壬戌补行科。秋嘉禾为人耿直不阿，廉洁自好，因任福建厦门海防万同知，故举

家居福建。

秋瑾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之家。作为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，秋瑾得到了与兄长一样的读书机会，祖父秋嘉禾专门请了城里最有名望的余老先生为孙女教习，读经诵史、写诗填词。兄妹之中，秋瑾天资最高，能够过目成诵，颇得祖父秋嘉禾钟爱。秋瑾长到 11 岁时，就能作诗，经常捧着杜少陵、辛稼轩等人的诗词文集吟哦不已。她作的小诗，清约可爱，父亲秋寿南经常赞叹：“阿瑾若是个男儿，考起来不怕不中啊！”

这样的生活使秋瑾放任自流，无所顾及，很少有一般女子的怯懦之态，但女子毕竟是女子。这日里与哥哥秋誉章在园中嬉闹，她竟要把哥哥骑在跨下，当马来玩。哥哥拗不过只得屈从。此时正值秋寿南从书房出来，一见此景不禁大皱眉头，厉声呵止。小小女子就如此胡闹，以后成何体统。此事后的第二天，秋瑾便受到旧式女子生下来最痛苦的第一件事：缠足。一天下来，秋瑾不堪其苦、泪流满面，请其母亲放开，母亲单氏尽管疼爱女儿，对此却也无能为力，“天下有哪个女子不缠脚啊？”母亲耐心地安慰秋瑾。可秋瑾却不服气，撅着小嘴：“哥哥比我大，没有缠脚，爸爸也没有缠脚，为什么偏偏要让我缠？”“他们是男人啊？”母亲说。秋瑾很不服气，“为什么男子就可以不缠脚，而女子就必须缠呢？这不公平。”然而不公平归不公平，秋瑾的脚却还是给缠上了。

厦门在鸦片战争之后很快被划为通商口岸，作为清政府的地方长官，秋嘉禾必须与那些飞扬拔扈的外国人打交道，而且经常遭受到侮辱，他便时常把这些心中不快流露给家人。1884 年，中法战争爆发，法国侵略者的军舰闯入福建闽江口

和台湾沿海逞凶掠杀，屠杀中国百姓。洋人所到之处，生灵涂炭，而清政府却束手无策，不得不签订了屈辱的《中法条约》。这些发生在自己家乡周围的事情对秋瑾触动很大，她曾对母亲说：“红毛人这样厉害，这样下去，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？”于是，秋瑾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，把这些“红毛子”赶出中国去。这样，那些反映古代侠客的小说使秋瑾如痴如醉，尤其是那些女侠，更成为她崇拜模仿的榜样。那时，她虽然也像其他无数女孩一样学习女红，然而更多的时候，她还是在巾帼英雄救济天下的梦想之中。她曾在读过传奇《芝龛记》后写下几首小诗，有几首是这样的：

今古争佳女状头，红颜谁说不封侯？
马家妇和沈家女，曾有威名震九州。

莫重男儿轻女儿，平台诗句赐额眉。
吾侪得此添生色，始信英雄亦有雌。

内食朝臣尽素餐，精忠报国赖红颜。
壮哉奇女谈军事，鼎足当年花木兰。

这里“马家妇”指明末的秦良玉，她原为石柱宣抚使马千乘的妻子，马千乘死后，她代领宣抚使。“沈家女”指沈云英。另外像梁红玉、花木兰等等这些古代奇高女子，都深为秋瑾所敬仰。渐渐地秋瑾产生了学习武艺的强烈欲望，这一愿望

在她 15 岁时竟真的得到了满足。

1890 年 8 月，秋嘉禾因受不了外国人的气，一怒之下告老还乡，回祖籍绍兴去了。他在绍兴城南和畅堂买了一幢住宅，又置办了百亩地产。此地离祖居福金山相去较远，但也风物宜人。和畅堂原为明代大学士朱赧的别墅，此地背靠绍兴城里著名的塔山，面临小河，小河对面是一片碧绿的田畴。环境幽静，风景优美。塔山不大，尚不及杭州孤山的十分之一，但此山向来就有名气，据东汉《越绝书》载，春秋时王勾践卧薪尝胆，观天文、卜吉凶之地，即在此山之上。

到绍兴居住后，与母亲单氏的娘家接近，秋瑾便有机会到外婆家住一段时间了。早在福建之时，她就听说四表兄单应勋精通拳、棒、刀、棍等武术。这一来正是难得，秋瑾大觉如鱼得水，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投放到学习武术之中，在舅舅和表兄的指点下，秋瑾学会了剑术和骑马，举止动作“伉爽若须眉”。此后，塔山便成了秋瑾练剑嬉戏的好去处。这使她的意志和体魄不断强壮起来。真可谓“身不得，男儿烈；心却比，男儿烈”。

秋瑾从此形成了豪放纵情的任侠性格。细究来，这与绍兴风土也不无关系。绍兴素以善生俊异豪杰称名，古往今来，英雄壮士、文人墨客辈出代涌。远的如卧薪尝胆之勾践，南宋诗人陆游不提，近的则有明末抗清的大批风云人物，这些人们秉持气节、不畏艰险的作风对秋瑾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明嘉靖年间，倭寇肆虐。浙江一带受祸尤烈。一次，一股倭寇从诸暨突入山阴，抓住了正在田间劳动的姚长子，以铁丝穿其手肘，迫其带路。姚长子一面强忍剧痛与仇恨，一

面悄悄告诉乡人：“俟我过某桥，若等亟撤之，我引敌入绝地，可悉就擒，我死无恨。”遂将倭寇引入村西三面环水，只有一面外通的化人坛，待敌进入后，乡民立即将桥撤去，陷入绝堤的 130 多个倭寇尽管杀害了姚长子，但终被乡民全歼。又如清兵入至之时，浙江一带南明官吏进行了激烈反抗。原明朝苏淞巡抚祁彪佳，得知清军攻破南京进抵杭州而南明潞王朱常芳投降后，给儿子留下“国破君迁，凡为臣子，宜固当死”的遗言后投水而亡。还有曾称“会稽（绍兴）乃报仇雪耻之乡，非藏垢纳污之地”的礼部侍郎王思任，在南明王监国绍兴后，即上书痛斥权奸马士英“肆无忌惮地破坏抗青，结应营私，请力斩士英之头，传示各省，以为误国欺君之诫”。同时又致书马士英本人，要其“自刎以谢天下”。到 1646 年法军攻破义乌，鲁王张国维自杀后，王思任亦以绝食殉节。……

凡此类人物事迹，举不胜举，且在绍兴是家喻户晓。正所谓“忠义之气，郁久必发，有前人推心泣血，伸大节于古者，即有后人殚心竭虑垂伟业于无穷也”。秋瑾特别的性格就这样熏陶成形，她日后命运也正像她的《咏梅》诗所写：

铁骨霜姿有傲衷，不逢彭泽志徒雄。
 无桃枉自多含妒，争奈黄花耐晚风？
 举世竟言红紫好，缟衣素袂岂相宜？
 天涯沦落无人惜，惟颜欺霜傲雪姿。

二、婚姻不幸渐酿抗争之心

1891年，秋瑾父亲秋寿南接受台湾巡抚邵友濂的聘请，任台湾巡抚文案。秋瑾随家居住台北。到1894年，邵友濂调任湖南巡抚，秋寿南也赴湘候补，秋瑾随父入湖。

秋寿南由台入湘，本当擢升直隶州知州，但因没有贿赂吏部，被签发到湖南常德县厘金局，后又调任湘潭县厘金局主管。至此秋瑾一家定居湘潭。此时秋瑾年纪21，已是一个闺中待字的大姑娘了。秋寿南夫妇开始为秋瑾考虑起婚姻之事。

当时湘潭十八总丈源省的王黻丞正为其第四子王子芳择偶，王家原住湘乡县，与湘军首领曾国藩同乡，曾跟随曾国藩当过账房先生，家资因而暴富。后在湘潭购置一处占地五十亩的大宅第，开了一家名“义元”的典当，遂在湘潭富甲一方。秋寿南调任湘潭之前，王黻丞与秋寿南即有交往。调任之后，二人时相过从，渐成莫逆。王黻丞闻秋家小姐才貌双全，即请其友李润生前往说媒。秋寿南夫妇以为此事门当户对，遂即答应。

可秋瑾却很不乐意。她认为还不了解对方性情、学问，怎么能够和美地一起生活呢？她写的弹词《精卫石》中，对此

事进行描述。“有个财主苛百万，家中新发广金银。儿子今年16岁，闻言像貌可堪憎。闻我家大小姐多才貌，特请了魏大人君之作媒人……小姐亦是多烦恼，曾把微词谏母亲。太太因为苛家富，无非爱惜女儿身。回言自己休多管，作主还须父母亲，岂有自己看不怕，三从古礼岂不闻？小姐从此生了气，终朝至至不欢欣”。然而，不乐意又能怎样？在当时，儿女婚姻皆听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1896年5月17日，秋瑾嫁给了王子芳，完婚后来到了王家生活。

秋瑾的丈夫王子芳，字廷钧，比秋瑾年少两岁，乃一个十足的纨绔子弟，他依仗父亲财势，养尊处优，好逸恶劳，终日吃喝玩乐，东浪西荡，也不读书，更不愿学习技艺。而且王子芳“状貌若妇人女子”，这使得秋瑾大为厌恶，两人生活根本毫无情趣可言。然而“出嫁从夫”，不管夫妻如何琴瑟异趣，女子却必须从一而终，无有反抗的余地。秋瑾也只好把自己的哀怨写在纸上，她的一首《梅》诗写道：

本是瑶台第一枝，谪来尘世是荡姿。
如何不遇林和靖，飘泊天涯更水涯。

其婚居生活真可谓“闺中无解侣，谁伴数更愁？”

对王家无聊生活的厌倦，使秋瑾把自己的感情投向了下层的劳动人民。有一天，秋瑾正在屋中习字，忽听得廊外有人低声啜泣。她觉得奇怪，便寻声出来。那人见有人来了，便急忙避去。秋瑾紧追上去拦住了，见是管理洒扫的吴妈。秋瑾问道：“吴妈，是谁欺负你了？”“没，没有……”吴妈惊慌

地答道。“是少了工钱？还是主人打骂你了？”秋瑾连声问。吴妈仍然很小心，“都没有。”秋瑾让她坐在旁边的石阶上，道：“吴妈，有什么事告诉我，我给你作主。”吴妈看了看秋瑾，见她一脸诚恳，便道出了原委。原来吴妈的儿子在湘乡老家租种了地主曾家的田地，平时只能勉强糊口，今年遇着大旱，连租子都交不起，更不用说吃饭了。曾家几次讨租不得，便仗势欺人，写状纸给湘乡盐务总督秋寿南，诬告吴妈的儿子是私盐贩子，要求将其彻底查办。秋瑾听到此处，愤然而起，继而安慰吴妈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这事由我写信告明父亲大人，让他秉公办理。”秋瑾立刻回去写信，派人送给秋寿南。秋寿南取消递状，使吴家免受了一场缱绻之苦。

就在秋瑾婚后，中华大地蓬勃而起的维新运动给秋瑾的生活带来新的憧憬。甲午战争后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把华夏民众从“四千余年大梦”中惊起，公车举子联名上书，变法呼声日渐强烈。当时秋瑾生活的湖南，是变法要求最强烈的省之一。湖南巡抚陈宝箴、按察使黄遵宪都极为支持变法。在他们支持下，谭嗣同、唐才常、欧阳中鹄等都先后聚集长沙，办起了时务学堂，南学会出版《湘报》、《湘学报》，大力鼓吹维新运动。名声显赫的梁启超也到长沙讲学。新的民权、平等思想使湖南社会风气大为开通。原来“守旧闭化名天下”的湖南，“民智骤开，士气大昌……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，以爱国的砥砺，以救亡为己任”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地。

这些维新思想使深处闺中的秋瑾大为心动，她曾作一首《满江红》，表述了当时的情状：

肮脏尘寰，问几个男儿英哲？算只有娥眉队里，时间杰出。良玉勋名襟上泪，云英事业心头血。醉摩挲长剑作龙吟，声悲咽。

自由香，常思薰，家国恨，何时雪？劝至济今日，各宜努力，振拔须思安种类，繁华莫但夸衣袂。算弓鞋三寸太无为，宜改革。

新的社会变革使秋瑾耳目一新，也更增加了她冲出家庭，追求自任的信心。

这几天城里忽然乱了起来，说要查办维新党，据说是京里老佛爷又掌了权，不仅要查办维新党，就连光绪帝也给囚禁了。秋瑾很诧异，她本以为天下会一步步好起来，没想到突然间一切又翻了个，可梁启超、康有为他们确实说得有理啊！窗外，几日的秋雨使一切显得都很黯淡，地上漂满了被雨水浸湿的黄叶，树枝头仅有的几片叶子也在风中瑟瑟抖着。秋瑾从桌上拾起一本书，是哥哥秋誉章从北京寄来的，上面全是关于新政的，可是现在又不要新政了，秋瑾感觉到周围空荡荡的，寂寞闺房可堪愁，难道真的就这样一天一天下去。

正当秋瑾暗自伤神的时候，王子芳带着一身酒气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斜眼见秋瑾独自坐在桌边，一张嘴打了个呃：“璇……璇卿，你怎么又在屋里死呆着！也……也不出去找些女伴玩耍，光读那些政治之书，一个女人家，真是多事！”

秋瑾没吱声，厌烦地转过脸去。

“现在老佛爷又当了政，一切照旧，我……我早说过，瞎

折腾个什么劲啊！你也是，多玩玩，做做针线活，别光念什么……什么新政之书，那个不是你的事。”王子芳越说越多。

秋瑾一下站起来，说：“女子怎么就不能读新政书？怎么就不能过问天下事？上天生人，本就没什么两样，男子做得，女子照样做得。都像你一样花天酒地，难道才算对的样子？！”

“这，这是什么话。”王子芳嘟囔道。

这时，丫环从外面进来，道大少爷在那边请四少爷过去。王子芳顺势便溜了出去，他知道自己到底理亏。

过了不会儿工夫，王子芳喜笑颜开地又奔了进来。刚一进门就喊了起来：“夫人啊，喜讯！喜讯！我王子芳也要去京中做官了。”

秋瑾不屑一顾，哼了一下。

丫环在一旁好奇地问：“少爷，到底什么喜事啊？”

“如今皇恩浩荡，凡捐资以解困难者，皆可进京为官，这不，大少爷捐了两万两银子，我就得了一个千户部主事。过两天咱们可就要去京里住啦！你还不快告诉老爷去！也让他高兴高兴。”王子芳又得意地转过身，对秋瑾道：“璇卿，你也去收拾收拾，时间很紧，过三天就走，我去给诸位世友道个别。”说着，王子芳就朝门外走了出去，秋瑾仍旧坐在桌前，并未起身。

1897年12日，秋瑾随王子芳来到北京，他们在南横断圆通科的一个小宅子中住下。北京有很多古迹，秋瑾对此很感兴趣，经常带着丫环出游，以排遣家中烦闷。这天马车往回赶时，走错了道，进到一个很窄的小胡同里。只见路上污水

横流，臭气逼人。难道天子脚下也有这样破败的住处？车夫停下车去打听路，秋瑾怀着好奇心下了车，走进一家小院里，只见院里一片杂乱，连个搁脚的地方都难找。一个老太婆正跪在墙角生火，旁边两个小孩子都光着胳膊腿儿，蜷缩在老太婆身边。他们看到秋瑾进来，忙往老太婆怀里挤去，边用惊慌猜疑的眼睛看着这位不速之客。

老太婆颤微微站起身，懦懦地问道：“您，您找什么？”

秋瑾忙回答：“不找什么，我只是迷了路，想来问问。您，您家里别的人呢？”

“没别人啦！”老太婆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孩子娘早死了，他爹前些日子给衙门里抓去修工事，说是怕洋鬼子打北京。就这两个孩子跟着我，整天受冻挨饿，唉！”

秋瑾打量了半天，早见这院里没什么像样东西。她鼻子一酸，几乎要流下泪来。这时外面的车夫已探到方向，请秋瑾上车赶路。秋瑾赶紧把身上所有能搜罗出来的铜钱全给了老太婆，然后匆匆跑了出去。秋瑾从车夫的嘴里知道这里叫四平巷，是北京有名的贫民窟。

秋瑾独坐家中越想越觉不平，一面是百姓生灵涂炭，另一面那些做官的却骄奢淫逸。尤其在北京，官吏们个个“今日迎客，明日拜官，遇着有势力的，又去拍马屁”。或钱或势或色或酒，拼命抓捞，根本就不管国家安危，百姓疾苦。

当时正是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不久，中国国势江河日下，各帝国列强在华纷纷划分势力范围，残酷剥削。同时义和团运动也日渐兴起，狡猾而又愚蠢的清政府，本想用义和团来抑制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不料各列强借口寻衅，八国联军一下子

直逼津京西地。为了躲避八国联军之难，王子芳带上一家人慌慌张张地又奔回了湖南老家。

回到湖南时间不长，一天午后，秋瑾正在园中坐着看书，突然丫环秀蓉飞奔而来，一路喊着，“夫人，夫人，舅老爷和老太太从桂阳（秋寿南在任之地）来了。”

秋瑾一惊，“娘和哥哥怎么来了？”她一边想着一边往前厅跑去。一见母亲和哥哥模样，秋瑾心里已明白了大半，只见他们都身着素服，哥哥还戴着孝，一脸病容。秋瑾猛地扑到母亲怀里，哽咽起来。秋老太太也忍不住落下眼泪。

原来秋寿南三个月前染了风寒，加之年迈，竟一病不起。终于在上个月初三就辞世而去。秋老夫人与儿子一合计，便将其灵柩运到湘潭，准备在此埋葬，再置些田产守着丈夫，也好与女儿在一地生活。秋誉章因在北京做事不能回来，觉得这样老夫人也能有个人照应，便告假陪母亲料理此事。

秋瑾听了这些，难过不已，她说：“既然家父过世，娘就住在女儿家中，让女儿在您膝前尽孝，养老送终。”

秋老太太没有回答，半晌缓缓道：“你父虽亡，但我们还有些积蓄，我已准备让你哥物色一块田产，好作长久打算，住在你家里，是万万不能的，古来就没有这个道理。”

“古来没有又怎么啦？”秋瑾很固执，“你们只管住在这里好了。”

这时，王黻丞与王子芳从外面进来，两家人互相见礼，互道哀音，王黻丞最后吩咐，让秋老夫人这些日子只管住在此处，等安置完备再作计议。

秋老太太来湘潭第二天，便叫秋誉章请了风水先生择了一块宝地，把秋寿南安葬了。秋家人自然又是痛哭一场。之后，秋老太太便请王子芳跟秋誉章一起，四处物色田产。

这天，秋老太太把王子芳叫到跟前，说道：“廷钧，我现在想在这里办件买卖，也好为以后的生计谋算。你在此地颇熟，看看做什么好呢？”王子芳思考半天，说道：“就开个绸缎铺吧。湘潭乃鱼米之乡，经营桑帛者不多，老夫人若开一绸缎铺，获利一定很多。”

“这恐不妥，誉章不久就要赴京做事了，我又年迈体弱，家中没有能料理铺面的，况且采办货物托与别人恐有不当。”秋老夫人说。

“噢，对了，既如此，何不开一钱庄？我家“义元”典当中正好多出一人，我可让他来帮老夫人料理。老夫人只需核对账目即可。你看这个怎么样？”

“这倒不错。”秋老夫人点头答应，“只是就得让你去替我张罗了。”

“老太太只管放心，此事包在小婿身上。”王子芳满口答应。

果然，半月之后秋家在十三总（街名）的正街上开了一家“和济钱庄”，秋老太太就以此来赚些利钱，维持生计，不久为了方便，搬到钱庄后的一个院里住下。

但是好景不长，老太太倒底年岁大，没法总在钱庄里看着，所托之人手脚又不干净，等到第二年中秋，钱庄已经亏本不少，待老太太要查验账目时，那管账之人干脆携款逃跑，“和济钱庄”一下子便关了门。秋家往钱庄投了不少资本，这

次倒闭极大影响了秋家经济状况。王家本来就是看秋家的财与位，现在秋家已呈败落之势，王家对秋老太太便开始冷眼相向，既不“和”也不“济”了。秋老太太不愿在此遭人冷眼，到十月间，秋母带上家人回绍兴去了。

秋瑾将这些都看在眼里，可自己终究无能为力。她怀着凄凉的心情，送走了母亲，回屋后写了一首诗来记过此事，曰：

已是秋来无限愁，那禁秋里送离舟。
欲将满眼汪洋泪，并入湘江一处流。

再说庚子之变后，慈禧太后为重新登上统治宝座，派李鸿章与十一国公使签订出卖主权的《辛丑条约》，答应外国人在华筑路、驻兵，并赔偿战争耗费四万万两白银。西太后把庚子之乱一古脑推给义和团，认为“此案之起，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。今欲拔本塞源，非痛加剿除不可”。有了外国人的支持，西太后又重修颐和园，在京里过起腐朽糜烂的生活。那帮出逃的京官一看主子安然无恙，随着也蜂拥而至，复职拜官。1903年春，王子芳举家又来到北京。这时秋瑾已有了两个孩子，儿子王沅德，女儿王灿芝。他们在绳匠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住了下来。

当时京城元气尚未恢复，战火后的疮痍随处可见，八国联军的罪行仍留在所有有记性的中国人心里：法国兵把中国百姓逼入死胡同用机枪扫射；日本兵从户部抢走三百万两库存白银后还放火烧了衙署以掩盖罪行；英国兵将抢掠之物竟当场拍卖；联军在天坛光天化日之下奸淫中国妇女……这一

件件一桩桩都使秋瑾大为震动。难道中国人只能任人宰割吗？更使她气愤的是满清政府奴颜婢膝，出卖主权的丑行：联军四处杀害中国人直至尸骸遍地，清廷却派官吏送西瓜、冰块、蔬菜去使馆慰问。外国人谋划瓜分中国，慈禧太后竟声称只要她能登临朝政，什么条件都答应。真是寡廉鲜耻，腐败透顶，这是每一个轩辕子孙的耻辱啊！秋瑾在这次返京后，闻听此等事件，不禁喟然长叹，“人生在世，当匡济艰危，以吐抱负，岂能米盐琐屑终其身。”而这次来京，也正成了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。

一日上午，秋瑾从外面归来，发现胡同口有人在卖书法条幅。只见字迹婉转清新，有如行云流水，流畅而不失丰美，秋瑾很是喜欢，于是凑上前去。卖字画的是一中年女子，穿一身月白拷绸旗袍，体态丰盈，举止不俗，看着就不像市井之人。

秋瑾蹲到摊边上，问道：“大姐，这样的字画随便卖掉，岂不可惜？我看您也不像是等钱要用啊？”

“我不等钱用。”那女子对秋瑾说：“现在国难在急，‘庚子赔款’全国人每人都得摊一两银子。这些字是我平时临摹所书，现在卖些银钱，捐了也算为国分忧了。”

“想不到大姐有如此侠义心肠，实在令人钦佩。这字画我很喜欢，我就挑几幅吧。”

秋瑾挑了三幅，一摸口袋，却发现自己并未带钱，急忙说道：“抱歉得很，我身上没有带钱，请大姐稍等，我家就在这巷中，我片刻就回来。”

“不忙，”那人道：“你既然喜欢，就先拿去吧，我也居此

巷中，敢问府上是……”

“噢，我丈夫王子芳，在户部任职。”

“那就行了，我叫吴芝瑛，我丈夫也在户部任职，曾提到过一个叫王子芳的，敢情就是府上了。这字画你先拿去，你什么时候方便，把钱送来就行。”

“那，那我秋瑾就先拜领了。”秋瑾收了字画感激地望着那位大姐，那人冲她笑了笑，又去招呼别的主顾。

此后，秋瑾与这位吴芝瑛互相来往，渐成莫逆。这吴芝瑛是清末“桐城派”学者吴汝纶的女儿，其丈夫康泉，号南湖，思想开明，曾设开明书局，多与报界往还。秋瑾与吴芝瑛都擅长诗词，且思想都趋于革新，诗文相和，“文采昭曜，盛极一时，见者咸惊以为珊瑚玉树之齐辉而并美也”。两人可谓“曾因同调访同涯，知己相逢乐自偕”。在吴芝瑛的家里，秋瑾读到了一些当时出版的新报，大量的新思想使她感触很深，冲破家庭追求新生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。这时她写的一首《满江红》充分体现了她的苦闷徘徊。其诗曰：

小住京华，早又是中秋佳节，为篱下黄花开遍，秋客如拭，四面歌戏终破楚，八面风味徒思浙。苦将侬强派作蛾眉，殊未屑。身不得，男儿烈，心却比，男儿烈。算平生肝胆，固人常热，俗子胸襟谁识我？英雄末路当磨行，莽红尘何处觅知音？清衫湿！

再说王子芳这次到京之后，比之以前行为更加放荡。不仅饮酒、赌博，而且经常出入于烟花巷之中。早上，他迟迟

才爬起床，提着鸟笼到茶馆溜达一趟，然后才乘轿子到户部衙门点个卯。中午一觉睡到黄昏，起来时精神抖擞，于是纠集一群朋友，进出花楼酒会。

这一天，吴芝瑛带来一本卢骚（现译卢梭）的《民约论》。

秋瑾问：“卢骚是什么人？”

“法国人，”吴芝瑛道，“一个法国思想家。”

“这《民约论》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听南湖说，卢骚可是个大学问家，他认为天下人生来都是平等的，皇帝官宦只不过是天下人的公仆，而平民百姓才是天下的主人。”吴芝瑛滔滔不绝，“他还说，公仆如果不听百姓的话，便可以撤换掉。”

秋瑾吐了吐舌头，“天下竟有如此大胆之人，我倒要将这本书看个明白。”

两个人正说话，王子芳闯了进来，问：“什么好书让你们谈得如此起劲？让我也瞧瞧。”

秋瑾知道遮拦已来不及了，便索性把书扔到王子芳面前，王子芳拿起来翻了翻，说：“卢骚？我只听说过屈原写过一篇‘离骚’，这个骚是什么啊？”

“这是‘离骚’的续篇。”秋瑾不耐烦地说。

吴芝瑛一听此言，差点笑出声来。王子芳学识浅薄，也不知秋瑾所说是是什么，只道真有个“续篇”自己不知道，怕让客人笑话，便搭讪着走出去了。

秋瑾朝王子芳的背影瞥了一眼，说道：“瞧这个人，我怎能和他谈到一处？我真羡慕你，有一个有见识、有学问的丈

夫。”

吴芝瑛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突然她看见秋瑾书桌上一首小诗：

幽巡烽火几时休？闻道中洋战未休。
谏室空怀忧国恨，难将巾帼易兜鍪。

吴芝瑛看完诗，忽然好像想起什么似地对秋瑾说：“璇卿，我看你一肚子抱负和热情，全都寄托在诗词之上，你何不写些别的东西？”

秋瑾不解地问：“我还能写些什么呢？”

“你可以跟南湖一样，写点关于国事的文章。”

“我？”秋瑾有些惊诧。

“南湖最近办了一封报纸，正愁没有女子的文章，你何不写一篇？”吴芝瑛道。

“他能登吗？”秋瑾问。

“你肯写，他就能登。”吴芝瑛鼓励秋瑾。

几天以后，廉南湖办的报纸上果然刊出一篇署名“鉴湖女侠”的文章，题为《谈女权》。文章说，上天生人，男女本无差别，女子才智亦不比男人差。只是女子不读书，没有独立谋生之本领，故事事只能依靠男人，这样才不得受制于男子。因此，我们的社会，必须让女子读书，提倡男女平权，在家庭实行革命。

出版那天，吴芝瑛拿着报纸跑到秋瑾家，冲秋瑾兴奋地说：“璇卿，你看，这不是登出来了吗？”

秋瑾捧了报，亦是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我还有许多话要写出来呢！”

晚上，王子芳不知怎的知道这“鉴湖女侠”是妻子璇卿，拿着这份报纸就回了家。他气急败坏地对秋瑾说：“你竟然写这样的文章！一个女人这样做不太丢人了吗！”

“你害怕了吗？”秋瑾反倒异常镇定，她感到“家庭革命”似乎就要从她自己开始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吴芝瑛兴冲冲地跑来对秋瑾说：“这几天，外面又叫嚷革命，说不久朝廷要派五大臣去西洋考察，实行“新政”。我看咱们女子也不能落在后头，如今京城里的妇女都缠小脚，我想组织一个“天足会”，让大家都放开脚，跟外国人一样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太好了！这可是个好主意！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姐妹饱受缠足之苦。你发起，我参加。”秋瑾非常高兴，至今仍深深记得幼年缠足时的痛苦，所以对这事极其热心。

秋瑾说做就做，她不仅自己放了脚，而且马上召集家里佣妇，要她们三天之内也都把脚放了，否则便辞退她们，并答应给她们每人一双“文明鞋”。同时她宣布自己女儿灿芝永不缠足。之后，她又四处奔走，到自己熟悉的人家宣传天足的好处，劝女人们放足。

王子芳听说此事极其恼怒，一天午后和秋瑾大吵一场：“这成什么体统？自己不缠足也就罢了，还要到处嚷嚷。现在衙门里都拿此事当作笑话耻笑我。”

“女人也是人，不能让她们守着一双小脚痛苦一辈子。”秋

瑾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们男人为何不也缠上脚试试？”

“女子在家从父，出门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这些祖矩你懂不懂？我不能让你败坏了家风。”

“家风？你给儿女们立了什么家风？”秋瑾毫不相让。

“这……是什么话！难道你们这么干，就是男女平权，就是家庭革命？”王子芳语气软了下来。

这时，一个老家人走进院子，手里捧了一个朱漆描金的拜盒，禀道：“老爷，曾家二爷来了贴子，请您过去。”

“嗯，知道了。”王子芳接过拜盒，趁势到里间去换衣服。他打开盒子一看，里面是一张粉红纸印的妓院请客票。上书“飞请大人即临韩家谭春喜阁一叙。”署名“曾××”。

王子芳让丫环秀蓉给他拿出崭新的花缎袍子，腰间佩上扣带，四周叮铃咣啷地挂上打簧金表、槟榔荷包、汉玉刻件。再戴上翡翠戒指。穿戴整齐后，又对着西洋镜顾影自怜地梳一下发辫，戴好闪亮的黑缎红结西瓜帽。正待出门，突然看见身后的丫环，便转身喝道：“还在这儿愣什么？吩咐门房备车马。”

“是！”丫环答应一声，急步而出。

看着王子芳的背影，秋瑾从窗口回到桌前坐下，缓缓地拿起一本书，脸上是一片深沉的寂寞和悲愤。

三、脱离樊笼准备东渡留学

吴芝瑛写完了个条幅，站起身拿起洒水壶，给窗前的玉兰花浇水。

这时，秋瑾从门外走了进来，手里拎着一个绣帕包起来的小包。

看到秋瑾进来，吴芝瑛赶忙放下手里的东西迎了上来：“璇卿妹，快来，我刚写了一轴字幅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秋瑾心不在焉地看了看，只道：“好。”

吴芝瑛见此情景，忙问：“是不是又跟子芳拌嘴了？”

她拉起秋瑾的手，走到窗前坐下。

秋瑾笑了笑，苦涩地说：“拌什么嘴，早就腻了，大姊，我……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去日本。”

“什么？”吴芝瑛吃了一惊，“去日本？你……”

“对，去日本。去日本学习，我不能再在家里这样等下去！”秋瑾坚定地说。

停了半晌，吴芝瑛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璇卿，你总是性子太急，夫妻毕竟是夫妻，吵吵算了，你何必弄得太当真，到这一步田地呢？”

“大姊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？我这不是跟他呕气。只是，

国事、家事，没有一样让人称心的。我实在是一天也耽搁不下去了，我也该去闯一闯。这个，我已想了很久。”

吴芝瑛仍旧有点不知所措，她恳切地说：“你没有经历过世上风霜，一个单身女子，远涉重洋，可不是件容易事啊，何况日本现在正和俄国打仗，乱世荒荒的……”

“日本和俄国打仗，可战场却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！”秋瑾非常气愤地说：“只怕再这么下去，我们真的要成为亡国奴了，正为这个，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努力救国图存才是！”

“我是怕你年轻，不懂人情世故，况且救国救民，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呀？”

“可我们一辈子关在家里，又能做出什么事来呢？”

“那，那你跟子芳商量了没有？”

“不管他。只要我决心去。”秋瑾坚定地说。这时，她站起身，打开了桌上的包，拿出一本邹容写的《革命军》，小包裹里还有一个首饰盒子。

秋瑾把书递给吴芝瑛：“大姊，这本书我看过了，还给你。”她有些激动，“人家邹容、章太炎，为写这书都坐了牢，还是不肯低头，我又怕什么呢？”

“唉！”吴芝瑛叹了口气，“我倒真有点后悔给你看这本书了，他们讲的，到底激烈了些。”

“不，邹容把革命的道理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。”

秋瑾又把那只首饰盒子拿到吴芝瑛跟前，“大姊，这些东西，麻烦你托人帮我卖掉，另外还有一点，我隔天再拿来。”

“怎么，你要把赔嫁的首饰衣服都卖掉！你就是要去，也

得跟子芳要盘缠呀。”

“我不愿沾王家的铜臭气！”

“璇卿，你不要太任性，凡事可要三思啊！”

“大姊，我拜托你了。”秋瑾用几乎祈求的眼光，深情地望着吴芝瑛。

吴芝瑛只得把首饰盒接过来。

1901年，清政府在内外危机之中，不得已推行所谓“新政”，又开始废科举、兴学校、派游学。许多有志之士深感民族危之，也纷纷远涉重洋寻求救国之道，这就在本世纪初形成了一股留学生运动，大批的青年走出国门，到国外接受新式资本主义教育，其中日本成了他们首选对象。日本与中国“文字通近”，又近在咫尺，费用少，条件方便，加之日本原来与中国国情基本相似，也是经济文化落后、封建意识强烈，但通过明治维新，短短30年间一跃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。这使国人们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心，日本因而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一个国家。在1891年时，中国曾派出13人留学日本，到1904年则增至1300人，到1905年底，则有8000人之多。这些人中，不仅有大批男子，也有许多步履维艰的缠足女子、老人甚至小孩，他们在此接受着一套全新的文化教育。

秋瑾要出国的消息传到王子芳耳朵里，使他大为吃惊。为了阻止秋瑾留学，他把秋瑾的珠璫、珠花给藏起来，想使秋瑾无力支付学费，又讨好地给秋瑾买字画、买衣服，并让两个孩子缠住秋瑾，希图秋瑾打消去日本的念头。但这所有的

一切都只使秋瑾更感气愤，她在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写道：“子芳之人，行为禽兽之不若，人之天良，莫此为甚！即妹之珠璫及珠花亦为彼篡取；此等人岂可以人格待之哉？……况在彼家相待之情形，直奴仆不如！怨毒中人者深，以国士待我，以国士报之，以常人待我，以常人报之，非妹不情也，一闻此人，令人怒发冲冠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……盍妹思之孰矣，为人奴隶，何不自立？后日妹当可自食其力，何必为人为之妇矣……”冲出家庭、要求自立的愿望在秋瑾心里越来越强烈。

这天午后，秋瑾又来到吴芝瑛家。

“真的决定要走了？”吴芝瑛问秋瑾。

秋瑾没有说话，默默地拿出一张信笺，只见上面写着一首小诗：

竟有危巢燕，应怜故国驼！
在侵犹未已，西望计如何？
儒士思投笔，闺人欲负戈。
谁为济时彦？相与挽颓波。

读到此处，吴芝瑛也就不再多说什么，两人沉默了片刻，最后，吴芝瑛缓缓说道：“既然你意已决，那只能劝你珍重了，我听南湖说，服部繁子（一在华日本人）近日要回国，你可与她搭乘同一条船，这样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秋瑾眼含泪花，“大姊，谢谢你。”

“噢，对了，明晚有个谈话会，你来吧，正好可以认识一

下服部。”

“嗯。”秋瑾答应着，泪眼汪汪地望着窗外。

廉家书房今日一改往日闲雅幽静。圆桌上铺了红毯，摆着杯盘、果碟。六七个女客叽叽喳喳，围在一起兴奋地聊天。

一位弱不禁风的小姐，显得有些悲哀，“璇卿姊到底是走定了。”

“她丈夫答应了没有？”一张福团团的脸问道。

“哪有的事，王子芳都气昏了。唉，毕竟是璇卿姊有志气，咬定了牙关。”

“璇卿这个人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任性，一个女子，抛头露面到国外去，谁听过这种事！我可是连想都未想过。”一位架着金丝格致眼镜的中年妇女语重心长。

这时，秋瑾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大家一齐站起来，施礼寒暄。

“璇卿妹，你真是铁了心要去日本？”还未等坐定，那位金丝眼镜便急不可耐。

“是的。”秋瑾笑笑点头，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。

“秋瑾姊，你去日本，学什么呢？”团团脸跟着问道。

未等秋瑾回答，别的几位倒先吵开了：

“学学日本的茶道、棋道，就是家政学了，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呢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那都是家庭主妇的事。璇卿姊可不是那样人。”

“那不如学习制布，或服饰，多一门技艺，也多一些自主

的资本。”

“依我看，”那位弱不禁风的小姐这时也开了口，“不如去日本学医，学医不是能治病吗？那也算治病救国了。”

吴芝瑛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插嘴道：“大家别急，我们还是听听璇卿的意见。”

秋瑾见大家都看着她，便说道：“其实，各位姐妹所言都不无道理，只是我华夏民族是国将不国，学习皮毛小技艺岂能成大事？此去东瀛，吾当检验其政治、听其学说，只在为我华夏民族寻一条出路，非为个人计也。”

闻听此言，众人又各表意见，或赞同，或惊诧，或难以苟同。

只听吴芝瑛说道：“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，那两位日本朋友怎么还没来？”

“不急，我们再等等，乘工夫也看看大姐近日的墨宝。”金丝眼镜应道。

正当大家对着桌上的几轴书幅啧啧称道时，丫环从外面引进两个人来，都着中国装束，但气质却不同众人。这两位不是别人，一位是陶荻子，秋瑾认识，另一位身材不高，体态颇丰，想必就是服部繁子了。

两人刚一进屋，问候答应之声此起彼伏。秋瑾问道：“荻子，你怎么今天才来？”

“唉，刚要出门，又出了点事，一位朋友从衙门中来，说王照让吏部给抓起来了。”

“不就是那个戊戌变法的王照吗？”

“是，就是他。听说他是自首去的。现在衙门倒没什么，

只是需要钱来赎啊！”

说到这儿，陶荻子从身后拿出一个小包，交给秋瑾说：“这是典当东西的钱，你收起来。”

秋瑾迟疑了一下，没有接，说：“荻子，你把钱留着吧，去衙门打点打点，把那王照弄出来。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行。”陶荻子感觉有些突然，“你去日本的盘费也不够呀！”

“嗨！救人要紧，我这儿就差一点儿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就收下吧！但有一点，你不要说是我给的钱。”

陶荻子拿着钱不知所措，但看秋瑾意志坚决，便将钱收了起来。

众人入席，酒过三巡之后，吴芝瑛举杯道，璇卿一走，她也准备离京南归，好看望阔别多年的父母。为表达与秋瑾惜别之情，她作诗一首：“驹隙光阴，聚天一载，风流云散，天各一方。”

秋瑾触景生情，不禁意气奋发，从墙上摘剑起舞，赋词一阙，曲子正合《临江仙》之韵：

把酒论文欢正好，同心况有同情，《阳关》一曲暗飞声，离愁随马足，别恨绕江城。铁画银钩两行字，歧言无限丁宁。相逢异日可能凭？河梁携手处，千里暮云横。

字里行间，别情依依。

四、加入革命初现巾帼本色

1904年6月28日，秋瑾与服部繁子结伴，离京到塘沽，登上一艘由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“独立号”，渡海赴日。

六月的大海显得异常平静，碧色的天印在大海上，深沉的海水不断地把一圈圈白色的浪涛推向沙滩，似乎正在不懈地摇撼那沉睡在大洋西岸的灵魂。

秋瑾站在银灰的甲板上，任凭海风卷起她蓬松的头发。现在，她浑身为之一轻，终于脱离开那令人厌恶的家，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。想着船尾那边正在受苦受难的姐妹同胞，她又感到自己责任重大，远涉重洋，要能找到济世之“良方”，也算不枉此行。想到此处，秋瑾思绪万千，浑身激亢澎湃，她对海临风，写下一首抒怀诗，来记叙这段路程。

其诗曰：

登天骑白龙，走山跨猛虎。叱咤风云生，精神四飞舞。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，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！不见项羽酣呼钜鹿战，刘秀雷震昆阳鼓，年约二十余，而能兴汉楚；与人莫敢当，万世钦英武。愧我年廿七，于世尚无补。空负时局状，无策驱胡虏。所幸在风尘，志气终不腐。每闻鼓鼙声，心思

辄震怒，其奈势力孤，群材不为助？因之泛东海，冀得壮士辅。

轮船经过朝鲜仁川、釜山，于5月2日抵达日本神户，在此登陆后，秋瑾与服部繁子转乘火车。

日本在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，到本世纪初已然成为亚洲的强国。甲午战争，使羽翼渐丰的日本人尝到了甜头，它利用朝鲜和中国的赔款，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。这种技术的发展使日本国内阶级日益出现分化，劳动阶层的反抗情绪也日趋明显，到1904年，工人运动开始出现。从前流行过的资产阶级理论已然不能给民众以兴趣，明治维新后对教育的高度重视，使日本国内各种学说开始竞相争艳，尽管这些东西在日本正逐渐衰落，但对于刚脱离封建笼槛的中国留学生来说，却还有着强大的吸引力。

在1904年，东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有1300余人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只不过为了镀金。国内科举的废除，使其难以直接进入封建官僚之列，这样，留洋成为他们升官发财一条新的终南捷径。但大部分的留学生仍是为着探求强国富民的志向来日本的。他们“一到日本，乞求寻找的大抵是新知识，除学习日文，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，就赴会馆、跑书店、往集会、听演讲”。他们在新的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影响下，耳濡目染日本的繁荣，于是反清排满、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愿望也越加强烈起来。在这些留学生中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风起云涌，早在1895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不久，孙中山就在日

本华侨中组织了兴中会，宣传革命。1902年，章太炎在东京发起“支那之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”，1903年元旦，在各省留日学生团拜会上，马君武、邹容等人当场演说反满革命主张，并驳斥了清朝宗室长福为清朝统治辩护的谬论。四月底，又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，以反抗在我东三省的日俄战争，于此同时，宣传革命的刊物也在留学生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：如《湖南学生界》、《江苏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游学译编》等等。至于邹容的《革命军》，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更是广为流传。他们以激越的感情，揭露帝国主义与清朝反动统治者压迫、剥削中国民众的罪恶，为革命大声疾呼，气势磅礴。

五月初，秋瑾到达日本东京，正式开始了她的留学生涯。

按照当时的通例，秋瑾首先被安排到中国留学生会馆的“日语讲习所”学习日语。中国留学生会馆设在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，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，楼下是接待室、会议室和办公室，楼上是教室，刚到日本的留学生都必须先在此学习，它是中国留学生的总机关。而且，这里也是留日学生书刊翻译、出版的总部。这样，神田区也就成为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中心。除了留学生会馆，这里还有各省同乡会、各种学会以及图书发行所，甚至有专以中国留学生为对象而开设的书店。

在这里，秋瑾很快就认识了很多革命志士，像浙江的陶成章，湖南的宋教仁、王时译，以及广东的何香凝、冯自由等等。秋瑾除了每日上课外，还积极奔走于各种会馆之间，去听取各种革命学说。无论浙江的同乡会集会，还是湖南的同乡会集会，她都要前往，每每“扞衣登坛，多所陈说。其词

悲感激切，荡人心魂，人之闻者，未尝不泣数行下，而襟袖为之渍也。”一次，浙江留学生胡道南与之谈论排满革命及男女平权问题，彼此意见不合，秋瑾当面痛斥其为“死人”。到日本不久，秋瑾买了一把精致的倭刀，一则练剑强身，二则用来防身，并且正式使用“鉴湖女侠”的字号，正如她的一首《鹧鸪天》所言：

祖国沉沦感不禁，闲来海外觅知音。
金瓯已缺总须补，为国牺牲敢惜身。
嗟险阻，叹飘零，关山万里作雄行。
休言女子非英物，夜夜龙泉壁上鸣。

这样不久，秋瑾便成为中国留学生中人人皆晓的人物。

八月的东京，天气依然十分炎热。因为还不能进专科学校，所以秋瑾一直闷在会馆里。午后，她照旧趴在桌上翻译一本书，这是一个爱国妇女团体“共爱会”约她翻译的，叫《看护学教程》，准备将来作为教材用的。

这时，屋外响起一阵轻轻的叩门声，秋瑾迎出去一看，原来是“共爱会”的会员，叫陈撷芬的，现在她正负责“共爱会”的工作。

“撷芬，快来快来，”秋瑾一见是她，忙招呼坐下，问：“你是来看那本书的吧？”

“噢，不，不。”陈撷芬有些忙乱，脸色显得很苍白。

秋瑾看出她神情有些异样，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顿了一会儿，陈撷芬说：“璇卿，我，我可能不久就要回国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现在这么忙，‘共爱会’正等着改组，你怎么能走呢？”秋瑾十分惊诧。

“璇卿，你说，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”陈撷芬突然落下泪来，哽咽道。

秋瑾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你慢慢说给我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
原来，陈撷芬的父亲陈范，原是上海《苏报》的编辑，是一个旧式封建文人。因为与“苏报案”有关，全家逃到日本，但他却把女儿许配给了广东的一个富商廖翼明为妾。这使陈撷芬对父亲大为不满。这几日，廖家要求尽快娶亲，陈范便逼着女儿即刻回国。

听到此处，秋瑾不禁拍案而起，“竟有这等迂腐的父亲。撷芬，你不必着急，我们和女同学商量一下，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当天晚上，秋瑾召集所有留日女学生开会，向大家诉说此事。大家一致认为，要是撷芬出嫁为妾，那将是全体留学生的耻辱：难道在日本的书都白读了，还要遵守那老一套陈腐规矩。

第二天，秋瑾跑到陈范面前，指责他的行为。陈范说道：“此乃父母之命，岂可更改。”秋瑾顿时反驳：“你逼女作妾，就是乱命，事关全体留日女学生的名誉，非取消不可。”在全体留日女同学的反对下，陈范最终不得不取消女儿的婚事。

之后，秋瑾与陈撷芬一起，把“共爱公”改组为“实行

共爱会”，进行妇女解放活动的宣传。她们提出“反抗清廷，恢复中原”的口号，并纷纷表示，万一战争爆发，妇女就应像日本赤十字会那样，进行救护伤员的工作。“实行共爱会”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个妇女革命组织。

为了增加宣传革命之效果，秋瑾积极参加了“演说练习会”，提倡用演说作为革命和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。而且，她写了一篇《演说的好处》，认为演说可以使无钱订报或不识字的人也了解革命、爱国的道理，使他们加入到斗争行列中来，她不仅到处热情洋溢地提倡演说，而且研究改进演说的技巧。“演说练习会”的十三条规定中，有一条特别值得重视，这条规定：“中国语言各处不同，故演说者虽滔滔不绝，而听者竟有充耳不闻，会中当附属一普通话研究会，凡演说者皆用普通话，研究此普通话，公举会中善于普通话者担任之。”尽管秋瑾说话有浓重浙江口音，但她却积极提倡普通话，鼓吹演说。

与之同时，秋瑾积极参与《白话》杂志的创办。这个杂志由“演说练习会”编辑发行，于1904年中秋节创刊。它“依欧美新闻纸之例，以俚俗语为文……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”。当时中国一般还用文言文，为了使下层群众能看懂，《白话》报提倡全用白话作文，一律刊载白话文。《白话》报中充满了反满词句，诸如“扬州城破，十万等人俱被满州军惨杀了”，“我们除去这骚靶子，省得作双料奴隶”之类言论，比比皆是。秋瑾的《演说的好处》就发表在《白话》第一期上。以后她又接连在其上发表《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》、

《警告我同胞》等文章。

中秋节刚过不久的一个上午，一个人兴冲冲拿着张报纸闯进秋瑾的寓所，此人叫作刘道一，是“演说练习会”中很有名气的“演说家”，他一进门便快人快语：“秋女士，读了你写的文章，真是痛快，我平生还未见过有如此手笔之女子。你把那些清廷达吏之丑态，真写到入木三分了啊。”说着，便举起报纸，念了起来。

“这种最上等的人，腐败不堪，今日迎官，明日拜官，遇着有势力的，又要去拍马屁；接着了有银钱的，又要去烧财神，吃花酒，逛窑子，揣上意，望升官……”

刘道一还要往下念，秋瑾笑着拦住他：“行了，行了。道一，我最近又写了篇文章，主张注重军事，你看人家日本，把军人看得那么重要，所以士兵才不怕死，才能战胜俄国佬。而我们中国，兵是兵，民是民。要是我们也尊敬军人，要有许多勇敢善战的新军，那国家不怕不强大，洋人也不怕打不败。将来推翻满清的斗争，恐怕也要有不怕死的英雄好汉支撑，才会成功。”

“是啊，我也这么想，要有机会，一定要拿起刀枪，和那些卖国贼拼个死活，即使战死沙场，也算不枉此生啊！”说到这里，刘道一的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。

秋瑾望着这个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年轻人，深深点了点头。她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说道：“你知道冯自由吗？”

“听说过，他是广东人，据说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密切，热心革命。”刘道一说。

“是这样。今年春天他在横滨组织了一个洪门天地会，是

个反清秘密组织，现在，他正用这个名义结交革命同志，你愿意参加吗？”

“愿意，可是我怎么同他联系呢？”

“我认识冯自由的妻子，她邀我入会，我想在东京多找些人，一起去入会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找别的人去。”刘道一说着便迫不及待地往外走了。秋瑾看着他的背影，不觉笑了起来。

几天以后，秋瑾、刘道一、王时译一行十多个人，乘车从东京南下，在横滨与冯自由会面。这天晚上，他们悄悄来到横滨市内南京街的一个广东商店，在庭院后面的屋子里，举行入会仪式。首先冯自由交待了宣誓的内容和方法，接着大家便逐一进行宣誓：

由某人拿出一把明晃晃的钢刀，依次架到参与者脖子上，问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“我来当兵吃粮！”到秋瑾时她斩钉截铁这样回答道。

“你忠心不忠心？”

“忠心。”

“如果不忠怎么办？”

“上山逢虎咬，出外遇强人。”

等所有人都宣誓完了以后，冯自由拿出一块白布，与另一个人各牵一头，把它打开。这块六七尺长的白布上写着“翻清复明”四个字，冯自由示意众人俯下身子，依次从白布下面穿过。然后他又在屋里点起一堆火，让每个人从火上跳过去。这是为强调宣誓者赴汤蹈火、忠心耿耿的意思。最后，又杀了一只公鸡，把鸡血倒在酒碗里，大家共饮鸡血酒。冯

自由这才笑着开口道：“你们现在都是进入‘洪门’的人了，洪门天地会又叫‘三合会’，即合天、合地、合人的意思，会里对弟兄之间的见面、问话、答话、交往都有规定。我们还要有三个负责人。分别为洪棍、纸扇、草鞋。洪棍（掌门人）由我任职，负责各地三合会组织，在东京那面，纸扇（军师）一职，我看秋女士担任最合适，她热心革命，交游广泛，有利发展会员。刘道一年轻有为又精明果敢，就担任草鞋（将军）一职吧。”

冯自由说完，拿出一把白纸扇和一颗扇坠，递给秋瑾，说这是接头时所用信物。又拿出一本书，交给刘道一，说：“这上面写着会规和各种接头暗语，你们可以传抄一下，以后回国走南闯北，遇到什么危难，可以凭此与各地会党弟兄接头，他们都会慷慨相助的。”

仪式完毕之时，已是深夜，秋日的夜风使人感到阵阵寒意。但秋瑾一行人却心情激动：为了革命，大家正不断地组织起来，以后，我们将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战友。

日月如梭，转眼间已是冬日，湿冷的日本寒气侵人。到1905年初，秋瑾在日语讲习所毕业，准备来年转到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。当时正值寒假，秋瑾所带川资已是所剩无几，她决定乘转学的机会回国探亲，以便筹措学费，并帮青山实践女校招收一部分女生。

正当她准备回国的前一天，她的一个远房亲戚领来一个陌生人，只见这人方头大脑，厚厚的嘴唇紧闭着。再看其打扮：一件破旧的中式短衫，腰间用麻绳系着，脚上穿着草鞋，

分明是一个乡下种田人。

秋瑾诧异地问：“你是……？”

“敝姓陶，名成章。”那人说话彬彬有礼，举止得当，又像一个读书人。

秋瑾恍然大悟，跟着爽朗地大笑起来，“原来你就是陶成章先生，久仰！久仰！只是您这身装束，看来不像。”

“那陶成章应该是什么样子？”来人跟着笑起来。

陶成章也是浙江人。曾首先发起成立光复会，在浙江一带会党中名望很大。一年前，他在浙江联络会党，准备起义，但因时间仓促，彼此配合不当，没有成功。于是便来到日本，准备结交更多反清志士，共图大事。

陶成章与秋瑾两人按照日本的礼仪席地而坐。秋瑾往前探了探身子，很有礼貌地道：“我听说陶先生立志要使天下穷人都有饭吃，最近更是不辞劳苦，日行数十里，奔走江湖之间，联络会党。今日相见，我很想听听先生的宏图大略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你我同乡，不必客气。我久闻秋女士为人热情爽朗，乃巾帼英雄，今日就是专程拜访的，还是请你先谈吧！”

秋瑾于是就不再推辞，把在日本组织“共爱会”和参加“三合会”的情况一一说给陶成章，到最后她阐述自己的意见：“东京革命团体虽多，但是太过分散，各自为营，互不往来，这使我很为担心，怕对以后举事不利啊！”

“秋女士果然很有远见。”陶成章深有同感地说：“但据我所知，当今中国最大的革命团体有两个：一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，这是最早的一个，颇有影响；另一个是湖南人黄兴、

陈天华领导的华兴会，其成员主要是两湖地区志士。再有就是我们浙江人组织的光复会，领头的是蔡元培、章太炎、徐锡麟。实不瞒你，我此次在来日本之前，已经在上海入了光复会。”

“噢，既如此。那陶先生何不帮我介绍，加入光复会，趁我回国之机，可以联络家乡各地会党，共图大业。”秋瑾十分激动。

陶成章稍作迟疑，说道：“这光复会乃以推翻满清统治为宗旨，时刻准备发动起义。你一个孤身女子，奔走四方，恐怕大有不便。还是等以后……”

秋瑾打断了他的话，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陶先生此言差矣，我虽为女子，又是做了母亲之人，可自从庚子以来，早就立下心愿，以身许国，就是死了，也在所不惜。我这次回国，也正想到台州、温州、金华一带探寻有识之士，共商大事，莫非陶先生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”

陶成章见如此，便说：“那好，我写两封信，你可以带上，回国后去找蔡元培和徐锡麟，听听他们的意见。”

1905年2月底，秋瑾回到离别半年多的故土，到上海后，她先拿着陶成章的介绍信，去上海爱国女校拜见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，畅谈了自己的思想和抱负。随后，又赶到绍兴，去东浦热诚小学找到徐锡麟，徐锡麟号伯荪，黑黑矮矮的个子，戴一副近视眼镜，待人十分热忱。秋瑾与他有点亲戚关系，所以两人一见如故，畅怀深谈，加之陶成章信中已用隐语介绍秋瑾想要加入光复会，所以便由徐锡麟主持仪式，秋瑾刺血

发誓：“光复汉族，还我江山，以身许国，功成身退。”这使秋瑾在反清革命的道路上又大大跨进一步。

3月初，秋瑾才回到绍兴老家福金山下的和畅堂。看着年迈的母亲，秋瑾不禁泪流满面。但是为了日被疮痍的国家，她又不能安居家中，膝前尽孝。她向母亲诉说了游学的情况。天下有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？秋老夫人眼见女儿家庭不和，只身远游，心中已经十分痛惜，听说秋瑾还将东渡时，尽管家中拮据，她还是典卖许多衣物，为秋瑾凑了几百块钱学费。在外地的哥哥秋誉章，闻听妹妹回国筹措学费，也凑了100块钱寄到北京，但不想却让王子芳给扣了下来，此事是秋瑾后来才知道的。

为了帮助女校招生，秋瑾顾不得与家人多叙天伦，很快便奔走于杭州、绍兴等地，热情地向各地女校学生宣传“乘汽艇，吸自由之空气”东渡求学的好处，指出从学校毕业便可“委身教育，或任教师，或任保姆”，能“灿祖国文明之花”。但终因势单力孤而收效甚微。到1905年5月，秋瑾乘船再赴日本。

时值盛夏，一路奔波使秋瑾刚回到日本便卧病在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孙中山从欧洲抵达日本，筹划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政党——中国同盟会。

7月30日，在东京赤坂区桧町“黑龙会”的会所，同盟会举行预备会议。会上通过了以孙中山提出的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口号，作为同盟会纲领，并根据黄兴提议，一致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。随即，8月20

日同盟会正式大会举行，正式通过会章，决定设总部于日本东京，总部下设“执行”、“评议”、“司法”三部，由黄兴、宋教仁、陈天华、马君武等人主持，为了向国内各地发展力量，组织革命活动，又推定各省区的“主盟人”即任分会长；并另举廖仲凯为天津部负责人、蔡元培为上海部负责人。这样，过去各自分散的革命团体，从组织纲领上结合为全国范围的革命政党。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。

秋瑾是在病床上听到这些消息的，当她病愈之时，同盟会成立大会已结束十多天。这时，青山女校已经开学近一个月了，秋瑾便匆匆忙忙地投入到青山女校的学习中去，她进的是师范科。这个班由驻日中国留学生总监督范濂和日本近代女教育家、青山实践女校校长田歌子发起合办，修业期为三年，除国文教员是章士钊外，其他都是日本教员，上课都有专门翻译。实践女校校规很严，单独外出或单独与人会见，必须有保证人，这给秋瑾联络革命同志带来很多不便，为了在学习同时进行革命工作，秋瑾坚持住在留学生会馆，每日奔波好几里。

一天傍晚，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寓所时，发现自己门口站着一个人。等走近了，那人已喊了起来，“秋女士，近日可好啊？”

“啊！冯先生，”秋瑾喜出望外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我怎么就不能来？”冯自由笑着说，“我这次可是有要事找你啊！”

秋瑾赶忙开门，把冯自由让到屋里坐下。

“秋女士，你怎么步行回来？！这么晚，也不叫辆车。”冯

自由问道。

“唉，囊中羞涩啊。”秋瑾笑着答道：“自从家父去世之后，家中一日不比一日，只能省着点啦。不过这也好，可以练练脚力，以后好为革命奔走嘛！”

说着，两人同时笑了起来。

“秋女士，”冯自由接过秋瑾端来的茶，说道：“同盟会成立，想必你也听说了。我们‘三合会’也接受了同盟会领导，各会党也都正组织在一起，准备反清大业。”

“三合会加入同盟会，那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也正是为此事而来。”冯自由呷了口茶，接着说：“我已跟同盟会联系好，正逐步把三合会的弟兄介绍加入同盟会。9月4日，你跟我去见见黄兴，加入同盟会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我这几天还正为此事发愁呢。”秋瑾兴奋异常，她从抽屉里拿出几块钱，对冯自由说：“走，今天我请客，咱们喝一杯去。”

同盟会成立之后，各省留学生要求参加者络绎不绝。在同盟会第一次大会召开半个月后，秋瑾在黄兴的寓所里参加入会仪式。她举起右手宣誓道：“联盟人浙江省会稽县人秋瑾，当天发誓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，矢信矢忠，有始有卒，如或渝此，任众处罚。”誓毕又接受了同志相见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号。秋瑾成为浙江籍留日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。

随着同盟会的不断壮大，在秋瑾入会后的几天，同盟会召开第二次大会。

这天上午，秋瑾急匆匆前去找黄兴，以联系有关浙江同盟会会员之事。当她踏进房门时，看见屋里还有一个人。那人花白短发，梳得很整齐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

还未等秋瑾开口，那人已伸出一双大手。爽朗地笑道：“不用猜，来者一定是‘鉴湖女侠’了。”

秋瑾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您是孙先生吧？”

“在下孙文。”那人答道。

“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碰到您，”秋瑾显得异常激动，“这可真是太好了。”她说着回头冲黄兴笑了笑。

“孙先生，您看同盟会现在该做些什么呢？”秋瑾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那您看呢？秋女士。”孙中山反问道。

秋瑾想了想说道：“我看同盟会人员增多，我们不妨在各地策划起义，从各地暴动然后全国起义，推翻清政府。”

“鉴湖女侠果然雷厉风行，所言甚是。只是现在同盟会的组织大都在国外，国内还没有像样的团体。再者现在也没有足够的军备。我正准备同黄兴到南洋去，寻找爱国华侨，在他们支助下，从南洋打回广州，在广州建立政府，与北京抗衡，指挥全国革命。”

“那，那我们能做什么呢？”

“秋女士，你不用着急。”孙中山又笑了起来，“有工作会马上找你们的。好了，我还有事，你们慢慢谈，我告辞了。”

说着，孙中山便起身往外走。黄兴和秋瑾一直把孙中山送到门外，等孙中山上了马车，才一道回来。

很快，同盟会第二次大会召开，秋瑾被推举为同盟会浙

江主盟人和评议员，主持本省留学界入会事务。这时，她不仅到青山女校上课，还经常到东京麹町区神乐坂武术会练习骑射，学习制造炸药，翻译密码，战地救护，陆军编制等等，以便更好领导今后的起义。一天，她刚回到寓所，就听楼下几个女同学议论纷纷，她上去一打听，原来国内革命党人吴樾，为了抗议清廷的立宪骗局，怀揣炸药，前去车站，想行刺五个出国“考察”的大臣。不料人多拥挤，怀中炸药爆炸，吴樾壮志未酬，不幸牺牲，而五大臣中仅有两人受轻伤。一听此事，秋瑾竟激动、难过得彻夜不眠，她拔剑击柱，奋笔疾书：“昆仑一脉传骄子，二百余年汉声死。低头异族胡衣冠，腥膻污人祖家耻……皖中志士名吴樾，百炼钢肠如火热。报仇直以酬祖宗，杀贼计先除羽翼。爆裂同拼歼贼臣，男儿爱国已忘身。”她号召天下同仁“大江南北齐相和，英雄争挽鲁阳戈”，“前仆后继人应在，如君不愧轩辕孙”。

转眼间已到了十一月，冬天的脚步渐渐逼近了，尽管寒气日重，东京的人们却似乎仍旧无所顾及。终日穿着单衣，低着头穿梭于各个街道，与此相比，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显得窘迫难熬得多，他们时时在寓所里咒骂着湿冷的天气，或者干脆就将书桌上几十位天才的思想送到废品站，换回一瓶烧酒，来麻醉一下无奈的神经。他们碌碌地上学，碌碌地奔波，就像一些仓皇的蝇虫，在凄厉的秋风中寻找栖身的暖地。至于革命，在这个时候似乎又只成了饭后的谈资。

一个下午，两个男人来到秋瑾的寓所。一个矮矮黑黑，戴副眼镜；另一个身材瘦长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他们跟门房交涉

了半天，才有一个下女把他们带到秋瑾的房间。下女去敲门，没有声音。

“请等一等，秋先生出去了，可能一忽儿就回来。”下女说着打开了门，让两个人脱鞋进去坐，自己竟自走开了。

这两位造访者不是别人。那矮矮黑黑的就是徐锡麟。另一个瘦高个，叫陈伯平，他是这几天刚到的日本。

他们在屋里转了转。屋里几乎没有什么陈设，除了矮几、书橱、床铺之外，也没有别样家具，只是壁上几幅字画和一把宝剑突出地显示着主人的气宇，矮几上堆着几本书，陈伯平坐下来翻了翻，见有陈天华的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陈伯平有些坐不住了，说道：“她不在家，我们还是别等了吧！”

“唉，坐下坐下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一定得见见秋瑾，她可是女中少见的人物。凡是革命团体，她无一不参加，革命集会，从来不缺席，而且把名字也改成‘竞雄’，要跟我们男子竞赛呢！”

陈伯平于是重又坐了下来。

徐锡麟看看桌子，说：“写《警世钟》的陈天华，有机会你也要见一见，你既到了日本，就该好好结识一些革命志士。”

陈伯平没有回答，拿起一本书翻起来。

不大会儿工夫，陈伯平又站起来，很不耐烦地说声我先走了，便径自去拉木板门想要出去，门猛地一开，却不想秋瑾正到门外，两人几乎撞个满怀。

秋瑾很惊讶地看着他。

徐锡麟一下子跑了过来，“竞雄，这是陈伯平，是刚到日

本的。”

“怎么一来就要走？”秋瑾直爽地笑了起来，“是因我没在家恭候吗？”

三人笑着坐了下来。

秋瑾问道：“伯荪（徐锡麟号），你们准备在东京怎么办？”

徐锡麟说：“他要学造炸药，是出名的‘实行委员’，我原准备到振武学校去学军事，可他们不要近视眼。再说，国内现在正准备起义，我决定回国去。”

说完，徐锡麟从身后拿出一个纸包，里面是一只火腿，奇怪的是火腿下面却绑着一根大辫子。

“这是……？”秋瑾有些惊讶。

“你把这个交给下女蒸蒸，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饭，趁机会谈一谈。这辫子，是那个姓何的浙江留学生监督的。你知道，我最恨有些人到了日本，还留着猪尾巴。刚才在那儿买火腿，让我撞见，趁他不留心，就从后面一剪刀给剪了，急得那姓何的抱了头直哭。”

三个人不觉都大笑起来，“好，痛快，痛快。”秋瑾说着站了起来，解下辫子，交给徐锡麟，说：“这是胜利品，挂到墙上。我去蒸火腿。”

秋瑾出去后，徐锡麟拿起笔管，在一张纸条上写道：“应知今日豚尾子，不是当年大汉风。”下属“录竞雄句，徐锡麟书”，然后一起挂到矮几对面的墙上。

过不多时，酒饮具备。于是三个人围着矮几席地而坐，边吃边聊。

一杯酒下去后，秋瑾显得很兴奋：“我到日本一年多，最

痛快的就是结识了不少革命党人，看清了革命大势。中国要在世界立国，免除列强瓜分，就只有革命；要革命，就要有革命党齐心协力，才能众志成城。”

忽然，秋瑾好像记起什么似的，“伯荪，你是光复会重要分子，为何不加入同盟会呢？”

“我不。”徐锡麟说道。

“可孙逸仙（孙中山）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我见过他一次，再说，同盟会的宗旨是对的，你应该……”

“我早有自己的打算，”徐锡麟打断秋瑾，“庚子事变之后，全国各地反对满清政府的秘密团体很多，单是浙江一省，就有龙华会、平阳党、白布会、终南会等等，这些秘密会党，和明末义师‘太平天国’一脉相承，其中有不少英雄豪杰，志士仁人，绍兴的大通学堂，已经办起来，我这次回国，就是要联络会党，以大通学堂张革命事业之本。竞雄，我盼望你将来回国，我们能共襄大举！”徐锡麟滔滔不绝。

“一定。”秋瑾激动地答应着。她又转过脸问陈伯平，“伯平，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陈伯平显得有些执拗：“我还是我的老主张，暗杀！只要有勇气，一个人就能行！”

“要成大事，还是要武装起义、暴力革命。你听说俄国革命了吗？”秋瑾振振有词，她从旁边拣来一张东京《日日新闻》说：“你看看这个，从《1905年露国の革命》。”

正在他们看报的时候，门突然拉开了，进来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子。

“星台（陈天华字），真是太巧了。”秋瑾忙站起来给陈伯

平介绍：“他就是那个有名的陈天华，是同盟会的骨干人物。”

他们互相握手见过。陈天华显得很忧郁，他虽然剪了辫，但头发披散着，如头陀一般，一双深陷的眼睛射出一种憔悴悲伤的神色。

大家望着陈天华，半晌不语。顿了一会儿，陈天华说：“我刚从一个当新闻记者的日本朋友那儿得到消息，日本文部省的‘取缔留学生规则’已经颁布了。”

“取缔留学生。”陈伯平莫名其妙。

“为了专门对付中国和朝鲜留学生，日本政府定出了种种无理限制。唉，日本并吞朝鲜，现在竟把我们也和亡国奴同等看待。”

徐锡麟一跃而起，在屋里来回直踱步：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甲午战争，日本霸占我台湾，去年日俄战争，又乘机夺了我东三省特权，现在竟敢这样对我们。”

“我看此事一定与清政府有关，日本不会平白无故取缔留学生的。”秋瑾缓缓说道：“我们留学界必须誓死反对。事不宜迟，星台，我们去找同志们商议。”

于是，一行人急匆匆地朝外奔去。

原来，同盟会成立的消息一传到北京，就使得清朝政府十分恐慌，它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，而留日学生当中，肯定有很多“危险分子”。然而，鞭长莫及。于是他们与日本政府商议，于1905年11月在日本颁布“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”（日文“取缔”一词含有中文“限制”之意）。按此规则，留日学生不得参加政治活动。违反的人要由日本政府交给驻日公使，送回国处理。

傍晚的日本海，夕阳烧红了半片天，连海水也被染得一片火红。秋瑾和陈天华默然地在海滩上走着。

“星台，现在同盟停课已经开始，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？”秋瑾开口问道。

陈天华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很担心，日本报纸天天都在骂我们‘乌合之众’、‘放纵卑劣’。他们就是看不起中国人。要是我们虎头蛇尾，那岂不让人笑话？”

“你太悲观了。”秋瑾说。

“不是我悲观，留学界有志气的固然多。但败类也不少。何况保皇党从旁捣乱……”陈天华忽然转过身，冲动地说：“我问你，万一失败了，怎么办！”

秋瑾也站住了，“为什么要这么想？那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陈天华默不作声，冷冷地望着太阳落下的地方。最后坚毅地说道：“如果对祖国和同胞有一点好处，我决不吝惜自己的生命。”

太阳渐渐沉了下去，海面上暗了下来。两人默默地立在苍茫的暮色中，就如同加勒比海岸那眺望远方的石像。

中国留学生会馆的礼堂里挤满了学生。沸沸扬扬，不同的人各持己见、议论纷纷。

秋瑾努力使大家静了下来，说道：“现在有多少人同意这个办法：贯彻同盟罢课，向公使馆请愿，力争取消取缔规则，不达目的，就全体回国。”

底下仍乱纷纷的一片，有人喊“赞成”，“拥护”，也有人喊“反对”。

一个穿着西装，头上扣着拱起的铜盆帽的家伙站起来：“我赞成罢课，但反对回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秋瑾问道。

“留学生有一千之多，回国以后怎么办？兄弟认为应以学业为重，不能只呕一时之气。”

秋瑾大声说道：“国有国体，人有人格，日本政府把我们的主权、自由都剥夺了，难道我们还能忍气吞声下去？”

“不然，忍辱负重，是为了学问，有了真才实学，才能为国家争体面，个人争人格。”那铜盆帽反驳道。

这时，旁边一个人忽然站起来，一把抓掉那位的铜盆帽，说道：“都是废话，你们看，他连猪尾巴都舍不得，还要什么人格。”

“铜盆帽”一下子恼羞成怒，“这……这是胡闹，是侮辱！我反对。”

全场一片混乱。

“一定要奋斗到底，反对妥协！”“谁妥协了？这是压制！”“你破坏全体的名誉！”“胡说！”“你才胡说！”“你放屁！”“你混帐。”

秋瑾连连敲桌子，让大家安静下来。

陈天华一直焦急地看着会场。这时，他急得站到椅子上，喊道：“肃静，肃静。”人声低下来。他接着说道：“我们今天开会，不是为了争主权争自由吗？事到如今，为什么大家还不能一致对外？谁不知道日本入侵吞我国的野心，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？但是存亡之道，在我而不在人。只要我们万众一心，奋发自强，谁敢动我一指？倘若自己不争气，那我们

就要不待人亡而自亡了！”说到此处，陈天华已是声泪俱下。

全场一片寂静。

“人强我弱，奋斗成功，本来就不是能轻易到手的，可是千难万难，我们只有坚持到底，绝不能半途而废。中国人不是洋人说的劣等民族，我们不能自取其辱，叫外人耻笑。”陈天华越说越激动，“我提议组织敢死队，立刻到公使馆交涉。同意不同意？！”

绝大部分人举起了手。但仍有一部分，左右看看，始终没有举手。

与外务省的交涉持续了整整一天，到这天傍晚，仍毫无结果。陈天华和秋瑾沉重地回到留学生会馆。在他们正要上楼的时候，忽然从楼梯口闪出一个人，拦住了他们两个。

“你找谁？”秋瑾问。

“我是汉人。”那人回答了一句，是暗语。

秋瑾看了一下陈天华，说：“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

“中国东西。”

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为了天下事。”

“噢，是同盟会的同志，请楼上坐。”

秋瑾和陈天华一起带着那人上楼。原来，保皇党今天发表了梁启超的《意见书》，在留学界散布很广，他完全代表日本政府立场，认为取缔条约并无侮辱中国之意，还挑拨离间，说留学界意见受到部分人钳制，失去了言论自由，这使得许多留学生又开始公开主张复课。

来人匆匆讲完，便下楼去了。两人相对无言。最后，陈

天华站起身，忽然朝空中击了一拳，说：“真没想到，现在仍然人心不整。为了唤醒同胞，我花费了许多笔墨。现在我觉得，生命也许比笔墨更有用，更能叫同胞们猛省。竞雄，事到如今，你有何打算？”

“我做事从不后悔，就是剩下我一个，也要抗争到底。”

“那好，我先走了，我要真的写点东西了。”

陈天华沉重地走了出去。秋瑾并没有送他，只是默默地走回坐在桌几前。

五、回国办报唤醒同胞姊妹

秋瑾醒来时，太阳已经爬上树梢，几只麻雀在枯干的树枝上焦躁地跳跃着，一道阳光从白纸的窗格里射进来，照在床上，暖烘烘的。

几日里为了反对取缔规则的奔跑使秋瑾感到十分疲劳，她仍旧躺在床上。昨天晚上，天华的痛诉不是没有道理。中国人，什么时候才能万众一心呢？即使这些自赋英才的留学生们，也都是互相抵牾，面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人，难道我们只是一味抱怨自己的贫弱？！秋瑾叹了口气，侧过身子，去看窗外那几只麻雀。

事到如今，秋瑾反倒异常地平静，回国去。从昨天晚上陈天华一走，她就这样想，可怜那么多受尽屈辱的姐妹，仍然看不到套在头上的枷锁。伯荪现在怎样，也不知他们的起义策划得怎样？还有，芝瑛姐，是在北京，还是回了绍兴。

正当秋瑾在床上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门口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只听楼下的下女喊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能上去，秋先生还没有起床。”而这时，那人已到卧房门口叭叭地敲起门来。

秋瑾赶忙从床上起来。昨晚她是合衣睡下的，这几天以来她一直如此。她到镜前拢一拢头发，连忙去打开门。只见

刘道一焦急地站在门外。“星台……星台他跳海自尽了。”一见秋瑾，刘道一赶忙说道。

“什么，”秋瑾一把抓住刘道一的手臂，“你，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你看，”刘道一拿出一沓信笺，“早上天还没亮他就一个人出去了，我们都没在意。后来在卧室里发现了他的绝命书。”

“走，快走！”秋瑾发疯一般奔了出去。

刘道一不知所措，也跟着跑了出来。

冬天的大森湾（日本一个海滩）一片灰暗，青黑的海水泛起白沫，拍击着嶙峋的礁石。一阵阵海风透出阵阵寒气。秋瑾一口气跑到海滩，这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出海的渔船还未回来，只在天边隐约见几个黑色的小点，眼前只有灰黑的海，苍白的浪。

秋瑾默默地站着，冰冷的泪水滚落到沉沉的河滩上。她在心里暗暗祈祷，天华，你就放心去吧。到大海的彼岸去安息，去等待那头睡狮的觉醒，你是我们轩辕子孙的英魂。

刘道一远远地看着秋瑾，不敢过来。他知道，现在还是不打扰她的好。

陈天华的追悼会在12月10日举行。当地几乎所有的留日学生都来了，二百多人挤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。仪式很简单。在厅前的墙壁上挂了一幅陈天华的画像，周围用黑布和白纸的花装饰起来。大家在此面对画像默哀几分钟，然后静静坐在一旁，等待随后的会议。

会议在刘道一的主持下进行。许多与陈天华生前一起的

朋友都走上前去，哀悼陈词。有人主张立即罢课，全体回国，有人表示还须从长计议。秋瑾最后一个走上前台，她眼含泪花，但语气平静：“星台之死，诸位都已听说。当初戊戌之变，就有六君子以身献法，终落得新政之行。我中华之邦，千载文明，然今日却事事为人所挟，痛哉！难道我华夏民族将永远如此下去吗？问题在我而不在人，天上不会凭空落下肉饼，束手等待更不会有好的出路，我并不强求众位都要回国，以待其辱，然不论如何，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重。内有满贼，外有洋匪，我华夏何时而盛耶？愿诸位都铭记星台之死，以勉志气。但有一点，如有人回到祖国，投降满虏、卖友求荣、欺压汉人，就吃我一刀！”说着，秋瑾忽然声色俱厉，“咻”地从腰间拔出倭刀，插到桌上。

台下一片骚动，继而议论纷纷。

随后的几天里，回国的人多了起来。有的是激于义愤，有的则以为在此等待，多呆也是无益。12月14日，204人集体离日回国，到20日，人数已增到2000人左右。

秋瑾这几日也在收拾行囊，与所有一起学习过、工作过的朋友们告别。孙中山与黄兴去了南洋，准备从缅甸进攻广东，在东京的同盟会员也意见不一。保皇派又日渐气盛，大肆鼓吹立宪。但不论怎样，有一点，大家对“取缔条约”都感到不舒服。

临行前的一天，秋瑾正在屋里整理书橱中的诗笺。下女送来了报纸，她没在意，顺手放到一边，因为她知道无非就是些日本军士如何如何骁勇善战，如何让俄国人头痛。

不一会儿，陈伯平忽然兴冲冲奔进屋来，见秋瑾还在收拾东西，便说：“别收拾了，竞雄，日本政府已经答应缓行取缔规则。”

“什么？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《日日新闻》上已经刊了。”

秋瑾又赶忙去找刚才那份报纸。果然，在一版的下面印着：“……奉政府决定缓行对清国留学生之取缔规则……”

胜利了！胜利了！日本政府妥协了。秋瑾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陈伯平等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竞雄，我看你就不用回去了。”

“不，墨峰，我已打定主意，我要回国去做些实际的事。一年多来，我们只是在这里学习，但我觉得，中国之事，在于变，我不能再等下去。去动手，去改变那陈腐的一切。如果我们只是学完所有的技术，而不去改变社会，一切都只是空的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陈伯平还想说什么。

秋瑾打断了他。说，“你就不要说了。我希望你能好好学习制造炸药，也快点回国来，我们一起去推翻满虏的统治。”

“好，竞雄！”陈伯平激动地答应着。

12月25日，秋瑾登上了从横滨开往上海的轮船。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留学生活，回到疮痍满目、危机重重的祖国。船在黄海中缓缓地行驶着，碧色的浪涛一个一个被船头劈得粉碎，它们在船尾翻滚着，暗噁着，好像痛斥利刀的残暴，又好像哭泣自己的悲哀。想着前方的祖国，秋瑾心里沉沉的，她

已不像初次去日本时那样激动和慷慨。那时，她心里是火一样的希望，而现在，一切都好像只是一种使命，一种沉甸甸的使命。她没有理由拒绝，更没有理由逃避，只有向前走。

她想起了第二次去日本时写的一首小诗：

万里乘风去复来，只身东海挟春雷。
忍看图画移颜色，肯使江山付劫灰！
浊酒不销忧国泪，救时应付出群才。
拼将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

东瀛两载，世事依然，兴许现在回国去，才能做出有用的事。只盼一切都能尽快改变。

秋瑾回国以后，经陶成章等人介绍，来到湖州南浔镇的浔溪女学教书。

这是一个不大的镇子。一条浔河把它分为南北两半。河的南面是几百户人家，大都种田打鱼，北面沿河是一条街道，沿街是一溜店铺，每逢双日，这里作买作卖的，人来人往，很是热闹，浔溪女校就在这条街道的东头，再往东，便没有什么住家，只是一片田畴。尽管外面的世界今儿个变法，明儿个新政，这里的人们还是那样平静的生活着。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：日出而做，日落而息。整天里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，逢人就作揖打千儿，或让人作揖打千儿，赶上高兴，就拿出柴米的几文钱，到小茶馆要一壶酒，或许还能看看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唱小曲儿的。在街上呆一下午后，便多了几

个月在家门口大树下的谈资。南浔镇上的一切，药店、茶馆、当铺、杂货店……所有一切都像康熙爷那会儿一样。而些微有点文明气息的就是镇东的女校，学校的女孩子不仅仅像男人一样去读书，而且穿着乡下人看来怪模怪样的短袖衣服。学校大多数女孩子是被老师硬请去的，因为人们都觉着她们根本用不着念书。当然，学校也就不向她们收学费。

秋瑾就在这里给孩子们教算术和物理，她等待着徐锡麟在安徽的消息。

女校的校长叫徐寄尘，自幼生长于书香门第，乃南浔镇上有名的才女，15岁时许配给了镇上一个姓朱的秀才，但婚后不到两年，丈夫便暴病而亡，因为没有子女，便回到娘家居住，从此闭门不出。直到去年“新政”之时，县太爷让镇上的几个富户出资修建女校，因没有别人，才请她来当教习。三个月后，原来的校长回到县里去了，于是她又做了校长。

一天，秋瑾去徐寄尘的屋里，忽然发现她一个人伏于案前哭泣，就问缘故。徐寄尘见瞒不过，便实话实说。原来她的妹妹徐小淑得了病，一连几天高烧不退，请了中医诊治，服了几副草药也未见效，眼见人已在床上日渐消瘦下去。秋瑾想到自己在日本学过看护，便说：“走，我去看看，或许有用。”

此后的十多天，秋瑾日夜守候在徐小淑身边，调羹劝药，悉心照料，把学到的一些医学护理知识全都用上了。而且，她托人到城里买来几味西药，半个月后，徐小淑苍白的脸颊上渐渐现出了红润，眼睛也有神了。不到一个月，竟能下床走动。徐寄尘喜出望外，一见到秋瑾，便不住道谢，秋瑾又把她译的《看护学教程》送给她，让她学习一些新的护理手法。

徐寄尘有个嗜好，经常一个人闷在屋不停地抄写，秋瑾很纳闷。这天傍晚，秋瑾乘给徐小淑送药的机会，推开了她的房门。又见徐寄尘弯腰弓背，在桌上吃力地抄着，桌案一边，堆满了各样的碑贴。

“寄尘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”秋瑾笑着问道。

徐寄尘套上笔帽，叹了口气，“闲来无事，一个女子，又有何为？只不过借以消遣罢了。”

秋瑾看了看那抄写得密密麻麻、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，不觉叹道：“想我们女子，世世代代受人欺压，大多不懂文化，更不用说技能，只是做为男子的玩物。你是个知书达礼之人，现代时势日变，你也该做些有用的事才对啊！”

“可我们又能怎样呢？”

秋瑾推开桌上的碑贴，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咱们远的不说，近的眼前就可以做，你是校长，应该给学生们教有用的功课，可现在还学什么孝经、女儿经，念什么‘生男如狼，犹恐其珣，生女如鼠，犹恐其虎。’这样的学生，以后怎么能自立呢？”

“那你看应该怎么办？”徐寄尘有些心动。

“我们可以教物理、会计、看护、管理，学生出了学堂可以自谋出路，既对他人有利，又不致完全依赖男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既是办新学，就得有新学的样儿。”

“嗯。”徐寄尘也暗自点头答应着，是啊，她也觉得老教四书五经，没有什么意义，但就不知该怎么办？于是，她让秋瑾开出一张新的课目表。一个礼拜后，浔溪女校的课表上便多出几门从未见过的课：会计、地理、卫生，还有日语。

课目的改动使几个教古经的老师很不高兴。很快，新来

女教员改动女校教育的事便在南浔的茶馆里传开了。

这几天秋瑾上课，总看见窗外站着一个小女孩，当她每次转过头去在黑板上写题目时，那女孩就在窗外看，她一转过身，那女孩又缩回头去，她以为这是想来上课而家里又不让的。等快下课时，她写好题目，急忙从教室出来，想去招呼那小女孩，谁知小女孩一见秋瑾出来，竟一溜烟地跑掉了。

回来后见教室里的学生笑成一片。

后排一个女学生站起来，嗲声嗲气地说：“秋先生，她不是学生，是我家的使唤丫头。”说着那女学生又坐下了。

秋瑾没有说话。那个站起来的女学生是校董阮伯轩的孙女。

第二天是日曜日（星期天），秋瑾带着学生们到野外去采集植物标本，那小女孩也来了，背着个小筐远远地跟着。

在中午吃午饭的时候，学生们都拿出各自的干粮，凑在一起。那女孩就远远地走开，蹲在水边用个小木棒划着什么。

秋瑾乘那小孩不注意，悄悄地从身后走过去，只见那女孩在沙地上写着：地球五大洲，亚澳美非欧；世界三大洋，印度大西太平洋。这正是昨天秋瑾在地理课上教学生的。她又惊又喜，冲上去一把抱住了那小女孩。那小女孩一惊，竟“哇”的哭起来。

秋瑾抚摸着她单薄的脊梁，说：“不怕，不要哭。”秋瑾让那小女孩坐下来，问起她的身世。原来，这小女孩叫吴希英，她记不得自己的爹妈，只知道爷爷活的时候是湖州乡里的花农，后来不知怎的欠了阮伯轩家的钱，便到阮家做了花

匠。爷爷死后，自己便留在阮家抵债。

吴希英惹人怜爱的瘦小脸蛋上，生着一张娇小的嘴，端正高隆的鼻子上，有一双黑而透亮的眼睛。她总是胆小而怯懦的看着所有的人，就像一只刚经过暴风雨的小麻雀。

秋瑾说：“不要难过，以后，你尽管来教室里上课好了。”

小女孩惊疑地点了点头。

吴希英上课很用功，而且很勤快，讲堂的里里外外都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。秋瑾还送给她铅笔和练习本，这使吴希英十分高兴。

然而，这一作法又使得别的许多人大为不满。一天上课，那个嗲声嗲气的学生跑到秋瑾跟前，说：“我妈说，以后不准吴希英陪我上学了。还说丫头和主人平起平坐，从来就没有这样的规矩。”

秋瑾气愤地回到教员室，不想一进门，一个教古文的教员冷笑着说：“嘿，吴希英这次可钓上了金龟，找到了有钱有势的干妈妈了。”秋瑾一下又跑了出来，她不愿跟这些人理论。身后，是一串阴阳怪气的笑声。

阮伯轩知道此事后，认为机会到了，便鼓动一些教员和学生家长来反对秋瑾，认为秋瑾“不男不女，助婢抗主，有违礼教，不能为人师表。”并且要求徐寄尘辞退秋瑾。

可是好几天过去了，徐寄尘并未辞退秋瑾，阮伯轩于是亲自来见徐寄尘，“徐校长，这秋瑾，不从妇道，行为奇异，说不定乃是从日本回来的激进党，浔溪女校怎能容留这种

人。”他见徐寄尘只是默默坐着，便拍着桌子威胁：“我是校董，徐校长，你不听我之言，这女学可就难办了。”

正当阮伯轩跟徐寄尘拍桌子时，徐小淑悄悄跑了出来，把此事告诉秋瑾，秋瑾一听，这几日的气全上来了，她立刻跑到徐寄尘的屋子。

阮伯轩一见秋瑾怒气冲冲的样子，急忙陪上笑脸。

秋瑾冲着阮伯轩喊道：“你有话，找我好了，别找软的欺负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我只是和徐校长谈谈公务。这浔溪小地，偏僻之极，像您这样的留洋学生岂不埋没了。”阮伯轩皮笑肉不笑地说。

“哼，”秋瑾转过身，对着在一旁落泪的徐寄尘说：“自华，你太懦弱了，我们女子要想争口气，就得同他们斗。”

秋瑾又转过身，对阮伯轩说：“阮董事，请你放心，我不会在你这里久待的。”

只见徐寄尘也“霍”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只要我当一天校长，就决不辞退秋先生。阮董事，你请回吧。”

阮伯轩哼了一声，悻悻地出门走了。两个女子，却抱在一起，落下泪来。

过了半晌，秋瑾缓缓地说：“寄尘，你不必担心，我已准备去上海。”

“啊？”徐寄尘一愣，“璇卿，我不怕，这点小事，我并不怕。我只是因为无人理解我们而难过。你，你干吗要走？”

“上海的陶先生已经来信，请我过去，我也想了多日。准备去办一份报纸，去宣传，我们需要被人理解，我们的姐妹

需要站在一起。这样的世界，应该被打破了。”

“璇卿……”徐寄尘哽咽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20世纪初的上海，到处一片喧嚣吵闹。外国巡捕趾高气扬，来回地在街上踱着步，许多穿着袍子马褂，留着长辫的行人头也不抬，只是匆忙地走着。时而，一些鼻上架着蓝片子金丝脚眼镜的时髦男女，在街上肆无忌惮的忽然大声说笑，惹得周围的人都转过来去，然后便是几声低低的抱怨，仍然低头去做自己的事，路旁的店铺里，传出留声机靡靡之音。

时至深秋，街头到处飘扬着“秋季大减价”的布招。那些暗灰的店铺墙壁上，七歪八扭的贴着各式的标语、广告，随着夜色加重，路灯也亮了起来。几处商店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着，就像黑天里游动的鬼眼。秋瑾正坐在一辆亨斯美的双人马车上，旁边是睁着好奇眼睛的吴希英，为了不让她在阮家受苦，秋瑾在离开浔溪时，便把她赎了出来，带到上海，她要让她学文化，学技术，去做一个自立的人。

为了《中国女报》的创办，她已经在上海奔波了好几天。有蔡元培的安排，她们住在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，十分安全。现在她感觉很累，很想赶快回去睡一觉。整整一天，她写了几十份创刊启事，上百份招股书，分别投送到湖南、江苏、北京以及上海各地的女子学校，希望能为《中国女报》提供款项。启事在《中外日报》上已刊出了，现在她能做的，就是等待。

一连十多天过去，招股书却如同一只石子落进深潭，毫无回音。

又是几天过去了，还没有消息。秋瑾有些着急。

不料有一天，吴希英兴冲冲拿着一封信，跑进门就喊，“秋先生，快，快，招股书有回信了。”

秋瑾很兴奋，忙接过信，拆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大红的请柬，上面写道：

恭请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于丙午年九月九日驾上海望平街
廉南湖寓宅畅叙

盟姊 吴芝瑛谨启

原来是芝瑛姊，这昔日的好友，竟然也到了上海，秋瑾激动得跳了起来，她搂着吴希英在屋里又蹦又跳。“九月九日，不就是明天吗？”秋瑾高兴地想着，一晃都两年多了，芝瑛姊，芝瑛姊我们又要见面了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秋瑾对着镜子换好衣裳，她打上领结，穿上西服上衣，玄色裤子，又找来那双小号男式皮鞋，隽爽明秀，俨然一个英俊男子，她对吴希英嘱咐了几句，便叫了辆马车，朝城南的望平街去了。

吴芝瑛跟她的丈夫住在一幢中型的老式洋房里，院子很大，小洋楼座落在院子后面，秋瑾的马车从甬道驶入。院里垂杨夹道，虽时至重阳，但花木繁茂，小池、假山、亭子、草地，颇有草木扶疏之胜。

车到楼前时，吴芝瑛已站在台阶上了。她忽然站住了，惊讶得看着来人。

“你？……”

秋瑾茫然看了一下自己，恍然大悟，“大姊，你不认识小妹了。”

“璇卿，”吴芝瑛又惊又喜，“你，你怎么这身打扮，倒把我给唬住了。”

两人不觉拉住手笑了起来。

客厅里摆着精致的西式家具，只是墙上的画卷，都是些古画精品，透出一派书卷气，也点缀着主人的名士风度。

俩人牵着手进来坐下，有一个女仆献上茶水。只听吴芝瑛说：“我听说你早就回了国，可也不知到了哪里，原来却都在这上海。”

“大姊，你怎么也到了上海？”秋瑾反问道。

“唉，南湖办的报馆为了扩大影响，去年初迁到上海，于是就在这里住下了。”吴芝瑛忽然接着问，“璇卿，听说你要办报纸，不知准备怎样了？”

闻听此言，秋瑾不禁又锁上眉头。“准备都差不多，现在就是缺少资金，没有办法出版。我原想靠女界投股，只是现在没有一人投股。”

“别着急，既然到了上海，我替你想办法。”说着，吴芝瑛让女仆到里屋拿出一个布包，交给秋瑾，说：“璇卿，这是我的一点积蓄，你先用着，过两天，我替你找一些上层的名流，或许能让她们投股。”

“大姊，”秋瑾紧紧抱住吴芝瑛，“谢谢你，大姊。”看着这位每次都在关键时候帮助自己的大姊，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。

正当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的时候，吴芝瑛的小女儿小夷跑了进来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妈妈，秋姑姑，饭好了，快到便厅里用饭吧！”

午饭很丰盛，因为廉南湖不在家，就只有她们俩带着小夷进餐。吴芝瑛不断地给秋瑾进酒，秋瑾也毫不推辞。在日本时，忧虑国事，秋瑾就曾屡屡豪饮，现在也颇有酒量。酒过数巡，秋瑾面颊有些发红，她霍地立起来，拱着手说：“大姊，今日我们难得沪上相见，席上有酒有菜，只是缺少歌舞，小妹给你舞刀助兴吧！”说着，她从腰间拔出那把闪闪发亮的倭刀，离开桌子，舞了起来。

秋瑾矫健的身躯，在刀影中腾跃旋转，忽而疾速，忽而悠缓。吴芝瑛向女儿努努嘴，小夷机灵地跳到风琴前，奏起了雄壮激昂的乐曲。秋瑾越舞兴致越高，伴着琴声，唱起了自己新编的《勉女权歌》。

吾辈爱自由，勉励自由一杯酒。

男女平权天赋就，岂甘居牛后？

愿奋然自拔，一洗从前羞耻垢。

若安作国俦，

恢复江山劳素手。

……

直到夜幕降临，秋瑾方从吴芝瑛的家里出来。街上行人已经稀少，马车轻快地往前跑着，她今天很高兴，不仅见了离别数月的大姊，而且女报出版也有了眉目，这怎能不让她

兴奋。整整一个下午，她们两人促膝而谈。秋瑾把在日本的一切告诉了吴芝瑛，从三合会到同盟会，吴芝瑛激动得不得了，高兴地说：“璇卿啊，璇卿，以前是我教导你，现在，看来是该你教导我的时候了。”想着想着，秋瑾不禁又唱起歌来。“吾辈爱自由……”

车夫一听见秋瑾唱起歌来，就把鞭子往空中一甩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那马儿也跑得更欢了。在快到租界的时候，马车突然“嘎”的一声停住了，秋瑾忙问出了什么事，只听那车夫抱怨道：“哪儿有的规矩。洋人的马车为什么就不能超？”原来，在上海的街道上，中国人的马车不得超过在前面行驶的洋人的马车，只见在秋瑾所坐马车的前方，一辆四轮马车正悠哉悠哉地走着。他们只能跟在其后，秋瑾气愤地挥一下拳头，“有朝一日，一定要让你们滚出中国去。”

马车刚要进入租界的大门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忽然在秋瑾眼前一闪。

只见那人背着一包硕大的行李，正同号房的老头苦苦说着什么。

寄尘。秋瑾一眼便看出那人是徐寄尘。

“停车。”秋瑾喊道。车还没稳，她已跳了下来，“自华。”那人猛得转身，“啊？竞雄。”徐寄尘喜出望外，“可算找到你了。”

“你，你怎么来上海了？”秋瑾一脸疑惑。

“我从报上……”徐寄尘刚要说下去，秋瑾一把抓住她的胳膊，哽咽道：“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”徐寄尘也忍不住把秋瑾搂在怀里。

一直站在旁边的号房老头这时悄悄地溜回了房里。

自从秋瑾离开南浔后，徐寄尘便一直打听秋瑾的消息。当她看到秋瑾要在上海创办《中国女报》的消息时，便毅然辞去了浔溪女校的校长之职，而且把自己在丈夫家的那份田产卖掉，总共筹了两千元钱来到上海。

秋瑾领着徐寄尘回到屋里时，吴希英也吃了一惊。她笑着说：“没想到秋先生出去做了一天客，又领回一个客人来。”

秋瑾和吴希英又是给徐寄尘倒水，又是给她张罗饭，倒使徐寄尘有些不自在。

吴希英问：“徐校长，小淑她现在怎样了？”

“哎，对了，你来了，小淑怎么办？”秋瑾也问起来。

徐寄尘笑着对吴希英说：“死丫头，就别校长校长的叫啦，我早就辞啦。小淑现在跟我母亲在一起，我准备在这儿安顿下以后，再把她接过来。”

“那倒不错。寄尘，你既然来了，就不要走，我们一起来办女报。”秋瑾恳切地看着徐寄尘。

“我们一起办。”徐寄尘高兴的答应着。

有了吴芝瑛的 1000 元和徐寄尘带来的 2000 块钱，秋瑾很快便在北四川路厚德里租了一间大屋子，她又托廉南湖购了一套旧的印报机，并让他们安装好。准备好这些，就只差把所有的稿件都整理来付梓印刷了。

这天上午，秋瑾和徐寄尘一直钻在屋里又写又画。秋瑾拟好了《中国女报发刊词》，正要拿去给设计版面的徐寄尘。忽然响起一阵轻脆的敲门声。吴希英从旁边赶忙跑过去。门

开了，进来两个身穿玄色长衫的男子，头上戴着黑色的丝制礼帽，帽沿压得很低，遮住了半个脸面。

“两位找谁？”秋瑾问道。

来人相视一笑，脱下礼帽。

“啊？成章，伯平！”秋瑾惊喜地喊了起来，“你们俩怎么来的？”

“坐车来的。”陶成章笑着说。

屋里的人都笑了起来，秋瑾连忙把徐寄尘和吴希英跟他们介绍了一下。

秋瑾说：“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同盟会的消息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起义。锡麟去了安徽，我准备在这里办一份女报，把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也发动起来，一起恢复中华。”

“我们也是冲这来的。”陈伯平说：“我们一回国，就找了蔡元培先生，是他介绍了你的情况。我这次来就是要和你一起办女报的。”

“那可真是太好了。”秋瑾高兴地说：“我们现在正缺人手。”

“墨峰现在是无路可走，他可是跑到你这来混饭吃。”陶成章这样一说，大家又都笑了起来。

“伯平，你来看看这个。”秋瑾说着拿出了刚才写好的女报发刊词，陈伯平接过来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世间有最凄惨、最危险之二字曰：黑暗。黑暗即无是非，无闻见……然则曷一念我中国之暗何如？我中国之前途危险何如？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？我女界之前途危险更何如？”

看到这里，陈伯平竟不住念了起来，别人也静静坐下来

听。只听他念到“……予乃奔走呼号於我同胞诸姐妹，于是而有《中国女报》之设……准则具左右舆论之势力，担监督国民之责任，非报纸而何？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，通全国女界之声息于朝夕……以速进而大光明之世界，为醒狮之前驱，为文明之先导，为迷津筏，为暗室灯，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，使全球人种，惊心夺目，拍手而欢呼……”

“好啊，好啊。”陶成章在一旁拍手叫好。徐寄尘也高兴得露出笑容。

经过他们商议，因为陶成章要回杭州，便让陈伯平任编辑，徐寄尘任校对，秋瑾负责发行和总务，加紧出版第一期女报。

快到旧历年底的时候，《中国女报》出了第一期。这天已是腊月初一，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，这雪花落到地上时就全化了，满街道都是泥一样的雪水，只有在背阳的地方，雪才积在那里，一块一块的。街上行人零零落落，而路旁高挂“玉液春”牌子的茶楼里却热气腾腾，楼上楼下坐满了客人，有喝茶的，有嗑瓜子的，有饮酒猜拳的，也有闲聊天的。楼上的一角，几个涂脂抹粉的女子正咿咿呀呀地唱着。时不时，几个喝酒的人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高喊一声“好！”

秋瑾和吴希英抱了一捆《中国女报》，在街上散卖。然而却很少有人问津，大多数人只是夹紧衣服匆匆地走，也不知他们到底在忙什么？她们来到玉液春的楼下。

“秋姐，你在这儿歇会儿，我上楼去卖。”吴希英说道。

“我们一起上去。”秋瑾说。

“不，楼上你去不方便，让我去。”吴希英说着已奔了上去，秋瑾只好站在门口。

“新出版的《中国女报》。三十文一份，谁要看啊！”吴希英一边上楼一边嚷开了。

一个穿皮袍的男客，拿出三十文钱，买了一份。

“《中国女报》买咧，女报！”

一个戴眼镜穿着马褂的老头子也买了一份。

吴希英转了一圈，见没有别人要买，便下楼去了。

那位穿皮袍的男客，一面嗑瓜子，一面漫不经心地打开报纸。他以为这是上海滩上常见的那种风月小报，只想找出几条耸人听闻的奸淫凶杀的消息。可是翻了半天，一条这样新闻没有，只见上面全是什么“革命”啦，“光复”啦，就生气地把报纸揉成一团，嘴里咕哝着：“胡闹，白花我三十个儿子。”接着便哼着小曲下楼去了。

那个邻桌的老头子翻开报纸，见上面大字印着：

中国女报发刊辞 秋瑾

他不满意地摇摇头，用舌头舔着手指，又翻到第二版，上面也印着黑字大标题：

敬告姊妹们 秋瑾

老头儿低低念一遍题目，喝一口茶，扶好眼镜，又干咳

了两声，在那念了起来：“我最亲爱的诸位姊姊妹妹们，我虽是个没有大学问的人，却是个最热心去爱国、爱同胞的人。”他从眼镜上面看了看周围的人，见邻桌几位都看着他，便接着读下去：“如今中国不是说有四万万同胞吗？……我们的两万万女同胞，还依然黑暗地活在十八层地狱，一层也不想爬上来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老头子停了一下又念道：“足儿缠得小小的，头儿梳得光光的；花儿，朵儿，扎的，镶的，戴着；绸儿，缎儿，滚的，盘的，穿着；粉儿白白，脂儿红红的搽抹着。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，穿的、吃的全靠着男子……这些花儿，朵儿，好比玉的锁，金的枷；那些绸缎，好比锦的绳，绣的带，将你束得紧紧的……”

两个唱小曲的姑娘已停了下来，一边擦着胡琴，一边仔细地听。

老头儿越读越觉得不对劲儿，最后将报纸扔到桌子上，拍着报纸说：“上当，上当。这是煽动女人造反的文章。女人也要平等平权，到社会上工作，这简直是母鸡啼鸣了。”

老头儿一转身，看见两个卖唱的姑娘正看着他，便冲着嚷道：“你们看什么？这是洪水猛兽，你们切不可胡乱相信。”说着便急急付了茶资，揣上报纸下楼去了，边走边嘀咕：“这种报纸，不禁还了得？”

玉液春的茶楼依然是一片热气腾腾，茶客们依然喝茶，聊天，听小曲儿……

窗外的雪花依然飘着，天地间灰蒙蒙的一片，远处的山

隐隐约约，只是一抹灰色的暗影。雪很大，地上已经厚厚的一层，看不见田里的庄稼。马车在雪地上“哧哧”地奔着，已经快到绍兴了。离家越近，秋瑾越感到难过。

正当她忙碌着准备第二期《中国女报》时，母亲病亡的噩耗忽然给她迎头一击，弟弟秋宗章的电报很简单：母亡速归。她已不记得有多少日子没有见到母亲。去年刚回国时，她到和畅堂去看了一次她。家道的中落，使母亲也不得不亲自去料理繁琐的家务，那时，母亲就已日渐苍老，一干活就拼命地咳。为了安慰老人，那次，她特意到绍兴照了张大相片，放在老人的床头。没想到，不到一年，母亲竟匆匆去了。秋瑾望着马车外面纷纷的雪花，泪水默默地顺着脸颊落下来。

秋瑾到家时，已近傍晚。雪已不知什么时候停了。院子里很静，地上没有雪，好像刚被扫过。

她冲进堂屋。正中是母亲的灵位，有三柱香在燃着，屋里很暗没有人。秋瑾扔掉手中的箱子，“扑通”一身跪倒在地，放声痛哭。

多少年了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受难的同胞、姊妹，她只身一人，离家出外，一直怀念母亲却不及回家探望一次，到现在，竟再也见不到母亲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。

“闰瑾（秋瑾小名）！”“大姊！”“大姊！”。

门外的人一见到跪在地上的秋瑾，便都喊了起来。

秋宗章和秋闰瑾把秋瑾扶了起来，让她在一旁坐下。秋誉章也过来坐了下来。

“回来就好，给母亲烧点纸，焚柱香，也算尽点孝道。”秋

誉章缓缓地说。

“母亲已经下葬了，今天是七日，我们都到坟上去了。没想到你就到了。”宗章在一旁说。闰琨在一旁看着大姊，没有说话，她已嫁到湖南一个举人家里，是在母亲病危时赶回来的。

“母亲临走时，一直念叨你……”宗章又说。

秋誉章一下打断了他，“别说这些了，快给你大姊打点水洗脸，准备点吃的。”宗章看了秋瑾一眼出去了。秋誉章又对秋瑾说：“闰瑾，你也不必难过，明天到坟上看看，祭奠祭奠，也算母亲养我们一场。”

“嗯。”秋瑾哽咽着答应。

第二天，秋瑾到母亲坟上祭了一回，自然又大哭一场。

第三天，拜望了一些乡邻，他们都是母亲出殡时帮过忙的。

秋瑾又在家守了三天丧。等到第七天头上，秋瑾告诉秋誉章，“大哥，母亲刚歿，小妹本当灵前尽孝，只是现在女报事急。吾等已出第一期，若无第二期，大事可就难成。我准备……准备明天就回上海去。”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秋誉章平静的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吧，其实家里也没有什么，现在就让宗章照应就行。过些日子，我也要回北京，闰琨也得回去，你既事急，先走也无妨。”

听到这里，秋瑾又忍不住流下泪来。但是，她确实是不能再拖了。

到第八天，秋瑾便匆匆地返回上海去了。

吴芝瑛的家里今天晚上灯火通明。她邀请了十多位贵妇小姐来吃饭。一来给刚奔丧回来的秋瑾接风，二来主要想让这些太太小姐们投股，准备出版《中国女报》的第二期。

秋瑾到的时候，众女客已经坐满一屋子，她们看到秋瑾一身男装，都惊讶不已，但却未敢对此妄加评论。

“没想到秋女士竟是这样女中豪杰，只身去日本，回来又办女报，我们可真是自愧弗如啊！”一个穿旗袍的女子怪声怪气地说道。

“哪里，哪里，”秋瑾陪着笑说：“不是我厉害，只是众位不愿做这些罢了。”

“哎，秋女士，听说您已出了一期报，可我怎么还没看到呀？”一个戴着金丝镜的小姐说道。

“不忙，不忙，”秋瑾说，“众位贵人事多，想来没有机会见到报纸，今天我带来一些，大家可慢慢瞧瞧。”

说着，她让吴希英去车里捧来一摞报纸。于是众人熙熙攘攘每人拿了一份，坐下哗哗地翻起来。

这时，吴芝瑛走了进来。她笑着对大家说：“诸位太太小姐，菜已好了，请各位入席吧！”

于是，一帮人随手扔下报纸，三三两两起来，一步三摇的向饭厅走去。

桌上饭菜很丰盛，鸡鸭鱼肉样样都有。吴芝瑛还特意拿出一瓶绍兴老酒，说道：“这可是我们家乡特产，是璇卿特意从老家带过来的。”

“哎哟，那我可得尝尝。”“不行，不行。我是什么酒也不能喝的。”“哟，这怕什么，你老公不会说你的。”一帮人叽叽

喳喳。吴芝瑛忙着倒酒、布菜。

酒过三巡，吴芝瑛站起来，又举起了酒杯，“诸位，我们今天一聚，主要是庆祝《中国女报》创刊，这可是我们中华女界之大事。诸位觉得报纸怎么样？”

“好。”“不错。”“以后我们女人也有报了。”“可不是吗？”众人又是议论纷纷。

“来来来，大家为《中国女报》干一杯。”

喝完酒刚坐下，一位小姐忽然说：“报是不错，只是印刷纸张太粗糙了。这样恐怕不好销售吧？”

“吕小姐所言极是。”说着秋瑾站了起来，“因为刚刚开始，资金很少，很难办得更好。”停了一下，秋瑾又说：“这次请大家，确实还有一事相求。”

那些女宾们都互相看了看，只听秋瑾接着说道：“眼下正准备出第二期，但确实没有资金，我希望诸位能慷慨投上一股，也算我女界之大幸。”

闻听此言，有几位赶快放下筷子，用手巾沾沾嘴，看看别人怎样表示。

金丝眼镜咳了一下说：“璇卿，这事好办，既然女报缺钱，我们理应投股，况且，要是以后经营得好，我们也好分红啊。但是，要投股，也得回去商量商量。要是现在应了，回去掌柜的不给钱，岂不让姊妹们笑话了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，等回去商量一下，一会儿给你送来。”众人又是一片议论。

酒席一直吃到晚上10点钟才散，可是等到最终，却没有一个人认股，等最后一个客人也上了马车，吴芝瑛不好意思

地对秋瑾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她们竟这么吝啬。璇卿，你不要急，我们慢慢想办法。”

“没关系，大姊，我看她们倒不是没钱，而是害怕，怕女报连累了她们。我刚才瞧见她们读报纸时的样子，一个个都惊恐地睁大了眼。唉，中国的女子，什么时候才能被惊醒啊？”秋瑾悲叹着，抬起头。

天空中黑漆漆的一片，看不见云彩，也没有星星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腊月二十，大清国各处的人们都已在张罗着过年。湖南王黻丞的家里更不必说。所有的下人都在院里忙来忙去。刷洗大门，清理花园，悬挂灯笼……一个个都不亦乐乎，王黻丞在院里转了两圈，乐滋滋的回到上房，坐在桌边操起了水烟袋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丫头跑了进来，“老爷，少夫人回来了。”

王黻丞一愣，还没有明白过来，问：“哪个少夫人？”

“就是四少爷家的秋夫人啊！”丫头答道。

啊，她怎么回来了。王黻丞很是吃惊，子芳不是说她前年闹着去了日本，扔下两个孩子不管，近些日子好像又在上海办什么报，她怎么回来了？

“快，快去接进来。”王黻丞暗暗猜想。八成是在外面呆不下去了。女人嘛！就是这样，又有孩子，她就能扔下他们不管。嗯，这次回来，不能让她再走了。

这时，只见秋瑾拎着一个皮箱，后面跟着一个男仆，朝堂上走来。王黻丞连忙迎了出来。

秋瑾穿了一身淡蓝对襟小袄，玄色布鞋，头发在后面挽了一个髻，她看见王黻丞出来，忙深深作了一个万福，说道：

“公爹在上，不孝贱媳给您施礼了。”

“你起来吧。”王黻丞一本正经，他让秋瑾起来，自己又回去在太师椅上坐了。秋瑾站在一旁低着头并不说话。

“你回来作甚啊！”王黻丞装做不高兴，低低地问道。

“贱媳在外求学多日，凄苦不堪，再想我那一双儿女无人照管，年关逼近，贱媳就此回家，也好在二老面前尽孝。”秋瑾答道。

“子芳说你去了日本，你到底学了什么东西回来？”王黻丞又问。

秋瑾刚要说话，只见外面奔进来两个小孩，一进来便朝秋瑾冲了过来，哭着喊道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

秋瑾看到自己的一双儿女，把他们紧紧搂在怀里，三个人哭成一团。

王黻丞见到这样，便吩咐道：“你去拜见一下你母亲和各位哥哥嫂子。”说着便走了出去。

秋瑾这两天回家以后，只是在房中和两个孩子嬉戏，教他们唱歌、写字。王黻丞看了以后很高兴，心里想，这回看来是要安心住下去了。他派人给秋瑾送来 1000 块钱，让她给自己添些过年的衣服。秋瑾很高兴，这次回来，主要是想弄些钱走，好接着回去办女报。于是她又告诉王黻丞，说家母新丧，自己必须置些礼物送过去才是，王黻丞一想，秋母下世之时，子芳不在家中，未去奔丧已是失礼，现在秋瑾已然回来，不能再不作表示，于是又一下拿出 2000 元，让秋瑾找人去绍兴为其母修坟祭扫。秋瑾把这 3000 元好好收起，暗自高兴。那天徐寄尘教她回婆家诱款，没想到此举竟十分顺利，

现在得找机会回上海了，女报已不能再耽搁。回湖南的时候，她听陶成章说刘道一几个已在准备湖南的起义，到那时，我们女界不能没有表示，想到这里，秋瑾又非常着急。

腊月二十三的下午，一个丫头跑进屋对秋瑾说：“少夫人，今晚镇东头唱戏，你去不去看？”

“今天唱什么戏？”秋瑾问。

“今儿灶王爷上天，镇上可是请了长沙有名的戏班子来演呢。”丫环答道。

秋瑾暗想，这岂不是一个好机会，于是吩咐道：“你去叫阿金准备好车子，晚上我和大家一起去。哎，对了，别人谁还去？”

“大奶奶和二奶奶。三奶奶说她胃疼，不去了。”

“噢，行了，你去吧。”秋瑾吩咐道。

丫环答应着出去了。

腊月的湘潭街道已显示出过年的热闹，十三总的街上，各家各户、店铺、茶馆，都挑起了红灯，照着酒楼里冒出的热气，使人倍觉舒心。街面上还有各种卖干果、烟卷的小摊贩，把果品盘子挂在脖子上，四处吆喝。街的东头搭起一个戏台，底下是一片空地，四周布满了卖小吃的贩子，空地中间已支了不少的桌椅，这都是给有钱人家准备的，戏台上的灯把底下照得透亮，戏还未开演，一群小孩子在戏台的角上追着，打着，一片吵闹。

秋瑾今天换了件新的裘皮大衣，将换好的3000元银票装好，跟几位嫂子一起出来看戏。为了不让王黻丞疑心，她把

两个孩子也带在身边。

戏演得很好，舞台底下一片叫好声。可秋瑾在那儿却如坐针毡，她不能再等下去，再等就没有机会了。等戏演到一半的时候，秋瑾跟两位嫂子说头昏，要先回去。可两个孩子却还要看戏，秋瑾就让他们跟着婶婶们一起看戏，自己让阿金赶车，先回去了。

车到半道，秋瑾突然说：“阿金，快走，朝湘潭那边赶去。”阿金是从上海跟秋瑾回来的，他也知道秋瑾今天晚上已准备要走，便将车转过来，狠抽几鞭子，马撒开腿向北直奔而去。

秋瑾赶回上海的时候已是大年初一，然而这并未影响她的工作。她很快找来陈伯平，与徐寄尘一起赶紧设计《中国女报》第二期。这时，徐寄尘的妹妹徐小淑也来到了上海，她给报纸做校对。到正月二十日，第二期女报出版。然而很快，办报经费又成为一大难题，报纸卖出去的非常有限，但为了扩大宣传，秋瑾最后只好将报纸免费送发，但至于下期女报怎么办？谁也不知道。

这天，陈伯平突然对秋瑾说：“竞雄，眼看报社无法经营，我想用现在还有的几百块钱造些炸药。听说湖南已准备起义，我看过些日子，咱们也该跟伯荪联系联系。在这里整日闲呆着还不如去做点实际的事。”

“那，好吧。”秋瑾也无可奈何，她现在确实无计可施。面对黑得如夜一样的现实，《女报》社像一根火柴。要让那些沉睡的人醒来，只有用炸药、用血。

很快，陈伯平买来一些原料，在报纸的阁楼上试制起炸

药来。秋瑾和吴希英也去帮忙。每到紧张的时候，吴希英就搬出一张小凳，坐到报社门口晒太阳、纳鞋底或同邻居聊天，暗地里留神弄堂里外的动静。

半个月过去了，阁楼的墙角已堆了十多个小罐，里面装满了造好的炸药。

一天上午，秋瑾轻轻推开阁楼小门，只见陈伯平正在桌子那边紧张地做着，他听秋瑾进来，连头也没回就喊道：“别过来，这儿危险。”只见陈伯平正把白色的硝酸钾往碳末里对，他一边轻轻搅，一边说：“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明火药，可到头来造炸药还得从洋鬼子那儿学，这样露天来拌，太危险了。”

秋瑾给陈伯平倒了一杯水，放到桌上。就坐在后面看。过了一会儿，陈伯平终于将药兑好，他松了一口气，一转身，不小心把秋瑾刚才给他晾的水打翻下来，水一下流到桌子下边的硫酸里，只听劈劈啪啪地炸了起来，陈伯平赶忙把桌上的炸药卷到一边，可还是有不少洒到硫酸上，就听“嘣”的一声，屋脚里便着起火来，陈伯平被烧的一脸鲜血。

秋瑾一见，连忙把身后一张油布拿过来，扔到火上，把火盖灭，自己又去拉陈伯平。一不小心，手上沾了流出来的硫酸，也给烧伤了。

邻居们看到那报馆楼上浓烟弥漫，便惊慌失措嚷道：“起火了，起火了。”同时都拿着脸盆跑去舀水。街脚的两个巡捕听到动静，也急忙赶了过来。

秋瑾忍住剧痛，果断地命令道：“希英，快把罐子移到别屋里去！墨峰（陈伯平字），你从后门去医院，在这儿太危险。”

等巡捕上楼时，屋里就剩下秋瑾和吴希英，吴希英正给

秋瑾手上抹着药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领头的巡捕粗声粗气问。

“做饭不小心，着了火。”秋瑾连忙陪笑道。

“那怎么有爆炸声？”另一个巡捕问。

吴希英抢着说：“那炉子一下翻了，就把墙角过年时剩的炮竹给烧着了。”说着指了指墙角。

那领头的巡捕将信将疑，他在那儿看了看，又闻了闻，说：“怎么有股味儿。”

“噢，是药水味儿，我刚在手臂上抹的，气味不好，二位请到楼下坐吧？”秋瑾仍陪着笑说。

巡捕仍不放心，翻箱倒柜地搜起来，一个巡捕正想走开，突然发现柜子底下有一个黑色小罐子，便捧了出来，正要打开，吴希英赶忙跑上去，盖住罐口，说：“巡捕老爷，这是我刚腌的臭豆腐，打开就不好了，您要尝的话，我给您拿两罐做好了。”说着，吴希英从巡捕手里拿过罐子，到窗外又捧进来两个一样的罐子，只是上面贴着“绍兴徐恒大腐乳”的贴子。吴希英说：“巡捕老爷要不嫌弃，就请拿回去尝个鲜。这可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呢！”

两个巡捕互相看了看，便每人掂了一罐豆腐乳出去了。

等看着两个巡捕下楼了，秋瑾猛地冲过来，抱住吴希英说：“刚才可真把我吓坏了，要是他打开那罐子，我们可真完了。”

秋瑾的伤很严重，这几天手上一直缠着绷带呆在屋里。徐寄尘在爱国女校谋了个教师的缺，就带着妹妹过去了。陈伯

平住进了医院。只有吴希英陪在她身边。

午后，秋瑾看了会儿书，觉得无甚趣味，便躺到床上准备睡觉。这时门外响起一阵脚步声。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吴希英带进来两个男子。

“伯荪。”秋瑾一下便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“竞雄，”徐锡麟赶忙走了上来，“听说你受了伤，就躺着吧。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”她看着徐锡麟身后的来人问，“这位是……？”

“噢，我倒忘了，他可是鼎鼎大名的人物，‘江洋大盗’王金发。”徐锡麟笑着说。只见那人穿一生长衫，眉目清秀，冲秋瑾一笑，颇有几分儒生气质。

“他就是王金发？平阳党的首领？”秋瑾说。

来人点了点头，双手一抱腕，“久仰秋女士大名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啊。”

“哪里，我听街巷传言，王金发狮头豹眼，虎背熊腰，乃平阳第一大匪。没想到今日见面，竟是如此英俊倜傥。”秋瑾笑着答道。

只听王金发说：“我也早听别人谈及，以为秋女士三头六臂，可不曾想，竟乃一病态女子啊。”

满屋的人都笑了起来。原来，同盟会决定在湖南、江西的萍乡、浏阳、醴陵组织武装起义。徐锡麟这次来，准备让秋瑾回绍兴，主持浙江方面起义，到时湖南起义一开始，徐锡麟从安徽，秋瑾从浙江响应，以便共举大事。

“可是，我到绍兴怎么与别人联系呢？”秋瑾疑虑地问。

“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”徐锡麟笑道：“我从日本回来后，就在绍兴办了所大通军事学堂，现在这学堂正缺人主持，你到绍兴后，就以此为活动地点，联络起义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。”秋瑾兴奋地道。

“那样，你的女报可是不能再办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如果起义成功，我再去办新的报纸，中国的事，关键还是在于要变啊。”

徐锡麟和王金发看着秋瑾，点了点头。

六、主持学堂暗欲改换乾坤

大通学堂全名“大通师范学堂”，创立于1905年九月。当时光复会成立，为了开展革命活动，急需筹借经费。蔡元培的弟弟蔡元康从上海回到绍兴，提议用抢劫钱庄的办法筹款，得到徐锡麟赞同。于是徐锡麟向绍兴富商、光复会长许仲卿借得一笔款子，以学堂需进行军事训练为借口，请准绍兴府熊起潘，领得公文，派人从上海买来一批枪支、弹药，寄存于徐锡麟执教的兴府学堂，随后徐锡麟亲往嵊县，让竺绍康选派20名身强力壮青年前来培训。为了安置这批青年，并为准备以后劫钱庄成功后有藏匿之地，徐锡麟、陈志军等商议设一所学校，乃向绍兴东浦附近大通桥旁大通寺方丈借宅宇数间，作为办学之用。但因徐锡麟之父阻挠而一时未能办成。

正在积极准备之时，陶成章和龚宝铨从嘉兴来到绍兴，陶成章得知徐的劫款计划后极力反对，认为“不能因筹款而损害全局”。陶成章主张“联络浙东会党，招集各地豪杰，都动起来，然后大事可成”。终于说服徐锡麟等人放弃劫钱庄的计划。

由于东浦大通寺无法借到，陶成章与徐锡麟商议，最后在城内借到豫仓的几间空屋，乃将寄在绍兴府学堂的枪支弹

药及竺绍康派来的 20 名青年移到这里，并决定在此开办学校，聚集和训练革命力量。9 月 23 日正式开学，仍以“大通”为名，称“大通师范学堂”。

这大通学堂的学生分普通科与体育专修科两部分，前者设有国文、英文、日文、历史、理化、算术、博物、体操等共 14 门课。体育专修科则只学习军事体操和有关的军事知识，不学别的一般科目，原拟广泛招收全省会党人物受训，“不论其为何府何县人，皆可入学”。但后来实际只招收了金华、处州、绍兴三社会党骨干，进行为期半年的军训。徐锡麟、陶成章等人拟定规章：凡是大通学堂的学生，一律得加入光复会，毕业以后也仍然受学堂办事员的节制。从此，大通学堂成了浙江各地革命力量的中心，“遂为革译英雄聚会之渊藪矣”。

秋瑾在二月初来到绍兴大通学堂，使她高兴的是，哥哥秋誉章也因京城出事而来绍兴府学堂教书。秋誉章给秋瑾找了一个僻静安全的屋子。他听说妹妹要督办大通学堂，很是吃惊，说道：“大通学堂，现在混乱不堪，其中学生多为会党乱匪，经常在城中滋事，知府大人好像已经要查办了。”

“请大哥放心，我这次来绍兴，就是受人之托，来治理大通的，听说现在知府是贵福，他与家父生前乃同科举子。请他出面帮扶小妹，想必不会有大的困难。”秋瑾说道。

秋誉章摇了摇头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不论怎样，还得请小妹仔细才是。”

“多谢大哥爱惜，我想明天请你一同去拜会贵福，探听一下他的口风，你看怎样？”

“这倒也好，那明天我就跟你去一趟吧。”

与上海的喧闹相比，绍兴城一到晚上便出奇的静。寒天中的星斗明亮地闪着，似乎在察看世间的隐情。秋瑾与吴希英坐在窗前，一盏不亮的油灯照得两个人的脸红红的。秋瑾正在草拟大通学堂招收新生的启事。她得赶快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完，大通学堂的董事竺绍康跟她谈了整整一下午。自从徐锡麟去安庆以后，这大通因无人管教，校内风潮四起，学生互相攻击，有的甚至抡刀舞棍上街争斗。这样很容易走露风声，她必须赶快组织开学，以稳住绍兴的根据地。

这时，吴希英捧来一盏热茶，坐在她的身边。两年之间，吴希英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。

秋瑾怜爱地望着她：“希英，以后的工作越来越危险，你跟着我，怕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秋先生，您做的事全是对的，我早就打定主意，要侍候您一辈子。”吴希英说。

“傻丫头，等以后起义成功了，你也应该学文化、技术，去和外国的女子一样做工，独立生活。”秋瑾继续说。

吴希英看着秋瑾，忽然落下泪来，“秋先生，是你救了我出来，这辈子，你做什么，我也跟着做什么。我想……”她停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想把名字改成惠秋，希望以后能跟您一样。”

“好，好。以后你就叫吴惠秋吧，我们就做姐妹，一起来为我们女子的权利工作。”

“嗯，秋……大姐。”

“小妹。”秋瑾也轻轻叫了一声。

窗户上，两人的身影紧紧抱在一起。

第二天二月初二，秋瑾和哥哥秋誉章乘了轿子，一起去绍兴府衙门拜见贵福，贵福听到禀报，亲自出来迎接。

到了客厅落坐，秋瑾侧目望去，只见贵福 50 岁上下，面白体胖，脸上几道不深的皱纹，笑容可掬。

“两位世侄来到本府，我真是十分高兴，”贵福捋着颌下几根稀稀拉拉的胡须，慢条斯理说道：“可惜寿南兄去的太早，真令人悲叹。往后两位世侄的前程，只管由老夫来关照好了。”

秋誉章连忙欠起身道：“多谢世伯大人。”

贵福转眼望了望秋瑾，见她 and 秋誉章穿戴一样，长袍马褂，一般男子装饰，便装出惊奇的样子说：“我早听说你胸怀大志，不同一般旧式女子，还自号为‘竞雄’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居然连穿着也同男子。眼下朝廷实行立宪，推行新政，我们绍兴当然也得有所表示。世侄曾留洋东瀛，见过世面，又乃本地仕宦之后，以后出来为地方上办几件事，恐怕是再好没有的了。”

秋瑾笑了笑，操起细声细气的吴侬软语回道：“多谢世伯夸奖。小侄此番回到乡里，被地方学界同仁推出督办大通学堂，以后还望世伯大人多多指点。”

“噢？”贵福略显吃惊，随即笑道：“很好，很好。只是近来大通学生很不安分，经常闹事，本府也正为此事发愁，既然世侄督办大通，可望将其引上正路啊！”

“世侄也正这样想。”秋瑾赶忙站起身来，向前一拱手说：“小侄正想世伯能够出面，帮小侄治理大通。近日大通即将开

学，小侄敢请大人届时光临。不知您是否肯赏光？”

贵福沉吟片刻。秋瑾接着说：“大人如能光临，一则为小侄撑腰，二则也可杀杀那些顽皮学生的威风，以后才能顺利主持大通啊。”

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本府到时一定光临。”贵福干笑着答应了下來。

二月初十，大通学堂在秋瑾主持下正式开学。校园内外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各处新生都按时到校听候安排，校园里面松青柏翠，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原来漆皮剥落的大门也油饰一新。已经改作学校礼堂的“盛德堂”前挂了四盏大红灯笼，朱红的油纸上写着四个金色大字：“开学典礼”。

秋瑾这天起个大早，跟往常一样，先到学校与各位教员会了面，又把整个校园查看一遍，然后才骑上马与学校几名董事，到绍兴府去迎接贵福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绍兴府里出来三乘大轿，在护兵簇拥下，往大通而去。这三乘轿，一乘是贵福自己的。另外两乘，一个坐的是山阴知县李钟岳，另一个坐的是会稽知县章瑞年。贵福为了不至于自己一个人太尴尬，便又拉了两个知县。秋瑾骑着马在前面引路，后面三顶轿子熙熙攘攘，一路之上，老百姓看热闹的围了不少，也都跟着到了大通学堂。

这帮人一到校门口，三声礼炮，随后由学生组成的西洋军队开始吹奏，一派喜气洋洋。到了礼堂之中，贵福叫人呈上礼物。只见两个士兵拿出一幅对联，上面写道：

竞争世界 雄冠全球

秋瑾赶忙吩咐学生即刻贴挂，于是又是一片赞叹之声。

贵福笑着对秋瑾说：“这对联乃我昨日写成，用了你的别号‘竞雄’在卷首，贤侄不嫌弃吧？”

秋瑾装做很吃惊的样子，又把对联读了一遍，感激地说：“侄儿受此宠待，一定不辜负世伯大人之器重。”

典礼仪式开始之后，秋瑾请贵福、李钟岳、章瑞年发表了演说。接着，秋瑾也简单讲了几句。随后，她请贵福、李钟岳、章瑞年三个人在礼堂前与全体师生合影留念。

照完相后，贵福站起来说道：“往后大通学堂短缺什么，尽管向本府说好了。”教员们立刻鼓起掌来，贵福也更加得意。

秋瑾乘机说：“启禀大人，近来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随意进出学堂，扰乱学堂秩序。”贵福沉吟片刻，挥挥手说：“这个好办。明天我命人在学堂门前张贴告示，写上‘学府重地，闲杂人等，非奉府渝，不准入内’，不就成了？”

秋瑾连忙道谢。李钟岳和章瑞年面面相觑，贵福却装做没看见，仍然乐呵呵的。

这天黄昏，贵福等人在大通学堂饮过酒宴，方才回到衙门。刚一下轿，章瑞年就对贵福说：“卑职以为府台大人这样做，似乎太抬举秋瑾了。大通学堂在以前口碑可不太好啊！”

李钟岳也走过来，说：“大人准许大通学堂往后不让闲人出入，岂不短少了官府的监视？”

贵福得意地摇摇头嘻笑自若地说：“秋瑾虽女流之辈，但她留学东洋，在本府本城颇有名气。我们万万不可唐突行事，

一定要把她笼络住，你们放心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。两位只看到‘不准入内’，可也别忘了前头还有一句‘非奉府谕’呀！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竟自朝里屋去了。”

督办大通以后，秋瑾终日全力以赴。清晨天还不亮，她就起床，骑马赶到了学校。每当校内号声响起，学生们到操场集合时，秋瑾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

接着，操场之上一片沸腾。

各教官整理好不同级的队伍，由秋瑾阅过，然后两分队散开，跑步、对打，卧倒，瞄准……一连三节课后，再整队回到住处。后来有学生回忆说：“当时起床、熄灯、上课、下课都用步号，清越可听。催起号角一鸣，立即把被褥捆好，鞋子一律放在门外，不得在室内穿脱，除星期日外，每天第一课起，三课兵式体操要跑到几里路外大校场去操练。有时晨露未干，青草没胫，教师喊五百、六百米远卧倒，预备放，学生不问马尿牛粪，毫不犹豫卧倒下去，并假想敌人在前，眼亮手准地动作起来。……”除了星期天，每天都进行这样的训练。如遇天雨，就改在食堂里上操，或在走廊四周跑步。此外，每周一、三、五还有一小时的器械体操：从事单杠、跳马、吊环、跳远等训练。所有的训练中，教员都极为严格，一丝不苟，“譬如开步走走得不好，他就用指挥刀敲你的腿，夜间打行军，你爬不上山，他就把你一推；泅河，你不敢下水，他也把你一推。……”

刻苦认真的训练使学员很快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，为起义作了初步的准备。

这天晚上，秋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，一推门，突然发现屋里坐着一个彪形大汉。

“伯平。”秋瑾禁不住喊了起来。

陈伯平赶忙迎了过来，说：“竞雄，你每天都回来这么晚吗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只是学校事太多，这些学生必须好好训练啊。”秋瑾说着灿然一笑。

两人坐下，秋瑾问道：“伯平，这次有什么消息吗？我听绍康说你病好后去了安庆。”

“嗯，你先看看这个。”说着，他从衣襟的缝里拿出一张白纸条，交给秋瑾。

秋瑾赶忙叫吴希英拿进来一盆清水，她把纸条展开，放到水里，上面显出字迹来：

余定五月廿八日刺恩铭(安徽巡抚)，望从绍兴起义响应。

伯荪

只听陈伯平说：“锡麟在安庆已升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，很受巡抚恩铭信任，他希望你能尽快组织好浙江方面起义，好同赴大业。”说着他又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纸包，递给秋瑾，说道：“这是关于杭州武备学堂吴斌和新军第二标的蒋尊簋等人联络办法。锡麟希望你尽快安排，好让他知晓。”

“你们放心吧，我已经打好腹稿。”秋瑾说着从壁橱中取出一幅《苏浙皖三省地图》，铺到桌上，对陈伯平说：“你看，安庆在五月二十八起事，我们浙江也在同时起兵，我想了几

天，金华、处州两地会党先动手，杭州衙门听到消息必然会派军渡过钱塘江，攻打金、处两地，这样杭州城就空虚。到那时，绍兴光复军乘虚而入，直取杭州，占领省城。安庆和杭州一到手，清军在东南沿海势力就被切断了。”秋瑾直起腰，充满自信地说：“然后，安庆、杭州两处众力齐攻南京，只要南京一拿下，苏浙皖这三省半壁江山就在光复军手里了。”

“竞雄，你可真是文韬武略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希望你能安排好各地起义时间，到时咱们一同去南京，痛饮黄龙府。”陈伯平激动地说，忽而他又问，“如果，如果万一杭州攻不下怎么办？”

“这你放心，我已从大通学堂挑选了一些骨干学生，组成敢死队，正在加紧训练，预备把他们送到杭州城内。这回你又送来武备学堂和第二标联络办法，我准备亲自找他们，来个里应外合。”秋瑾掠了掠头发，接着说：“万一杭州攻不下来，那绍兴义军仍回绍兴，然后绕道金华、处州和那两支义军汇合，出江西，到安庆，与你们会师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”

陈伯平接过话题说：“这样进可攻、退可守，真能如愿，我们多年的志愿可就要实现了。”

秋瑾卷起地图，放进壁橱。这时，一个黑影突然从庭院窜了进来，正在门口的吴希英问了一声：“谁？”秋瑾听了，赶快把陈伯平推进里屋。刚一转身，那人已在敲门。秋瑾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大通学堂教员蒋纪，也是光复会的人，才放了心，问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跑来做什么？”

蒋纪吞吞吐吐：“秋先生，我……我是来向你告假的，我母亲病重，要……要我回去。”

秋瑾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这点小事，何以如此？”

蒋纪申辩说：“白天我找你找不着，刚才秋誉章大哥说你在家，我才跑了进来。”

秋瑾不耐烦起来：“蒋先生，你身为大通教员，又是光复会员，应当知道会规、会诫。以后没有命令，不许擅自乱跑。”

蒋纪还想分辩，秋瑾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回去吧！告假之事，明日再谈。”

蒋纪悻悻地走了出去。

这时，陈伯平走了出来，问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秋瑾说：“他叫蒋纪，大通教员，本来在兰溪衙门里混事，也有些田产。后来因妻子遭满人糟蹋，又输了官司，田产当尽典绝。他一气之下，就加入了光复会。”

“我看他胆小怕事，神色慌张，以后做事，小心点他。”陈伯平说道。

秋瑾说：“没事的，他就是胆子小。可是妻子遭人侮辱，他能不反满？再说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我也不能太冷落他。”

陈伯平见秋瑾这样说，也就不再多说。

秋瑾又把那张图和纸包拿出来，对陈伯平低声说：“你跟我来！”便领他走进卧室。秋瑾顺手将房门关好，又轻手轻脚移开床边一个小柜，用力推了一下油漆斑斑的隔间木板，只听“吱”的一声，眼前出现一个暗洞，陈伯平还在诧异，秋瑾点亮了油灯，这才看清暗洞里放着一个小木梯。他们俩人顺梯子爬下去，进到一间小屋里，屋里只能容下三五个人。秋瑾将地图和纸条放进一个铁匣中锁好，两人又重新爬了出来。秋瑾将隔间木板掩上，把小橱重新放回原处。陈伯平退后一

步，左看右看，竟找不出丝毫破绽，便笑着问：“这是自己弄的？”

秋瑾狡黠地笑了：“我和希英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才弄成，外人一个也不知道，重要文件都藏在这里。”

陈伯平看着秋瑾，点了点头：“这回你考虑得可算周到了。”

接着，两人又回到桌旁，研究光复军的军制和领导。等秋瑾把陈伯平送走的时候，东方已经出现鱼肚白色了。塔山上的宝塔屹立在曙光之中，显得宁静庄重，所有的一切都笼罩在清晨的湿气之中。秋瑾深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，心想：该是学生们上操的时间了。

离起义的日子越来越近。秋瑾把学堂的训练交给竺绍康，自己奔杭州城去了。

到了杭州，她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。第二天一早，她换了一身干净衣裳，按徐锡麟提供的地址，奔杭州武备学堂而来。这武备学堂之中，已经有许多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，学堂教官吴斌，是同盟会骨干。秋瑾到了校门口，对门房校役说明来意，校役便进去禀报。秋瑾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有人出来，就索性一个人进了迎面的大厅。刚进门，她一眼就看到正厅上立着的两根红漆柱子上，各挂着一副一丈多长的楹联：

十年教训，君子成军，溯数千载祖雨宗风，再造英雄于越池；

九世复仇，春秋之义，愿尔多士修鳞着爪，毋忘寇盗满中原。

楹联字迹苍劲有力，墨饱笔酣。秋瑾不禁看得出神，突然身后一个声音传过来：“秋先生，这副楹联写得怎样啊？”

秋瑾吃了一惊，忙掉转身子，见讲话的人穿着蓝呢军服，黑皮统靴，体格矫健，气宇轩昂。忙说道：“想必阁下就是吴兵统吧？”

吴斌爽朗一笑：“正是。久仰鉴湖女侠大名，今日得见，幸会幸会。”

“这副对联可气度不凡啊？”秋瑾笑着对吴斌说，“表面风平浪静，骨子里可是骤雨暴风。”

吴斌惊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秋瑾笑了笑，说：“浙江本乃吴越之地，越被吴王夫差灭后，越王勾践历经艰辛，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终于洗净祖宗之辱，报了亡国之仇。这事虽时隔千年，但吴越子孙，可是不曾忘记啊！”

吴斌张嘴大笑：“秋先生果然有眼力，可是最有意思的，还在下联。”

秋瑾又读了一遍，转头问：“这‘九世复仇’作何解释？”

吴斌看看四下无人，便压低声音说：“满人入关，从顺治到如今之光绪，秋先生算算共是多少世啊？”

秋瑾暗自一算，大吃一惊，正是九世。她恍然大悟，赞道：“谁人如此胆量，竟敢写这样楹联，又挂于这等显眼之地。”

吴斌说：“此乃前任老堂长武元芝先生墨宝，如今新任堂

长乃一满人，懵懵懂懂，也不知暗藏着什么意思，便照旧用上了。”

秋瑾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这次来，就是要请你这‘修鳞养爪’的蛟龙出海兴风作浪哩！”

吴斌已明白八九成意思，便小声说：“此处不便说话，我们到外头去。”继而又大声嚷道：“走走走，老朋友难得会面，咱们到“第一泉”去尝尝上等的西湖龙井。”

于是，秋瑾跟着吴斌，出了武备学堂沿街而行。

两人一直来到西湖边上一家酒楼，上得楼来，店小二擦桌抹椅，吴斌顺手从腰里拿出把手枪往桌上一放，吩咐道：“酒菜赶快上，不叫的时候，别过来打扰。”店小二连忙答应：“是是是，这位爷，你只管慢慢用，绝对保证您清静。”吴斌哼了一声，秋瑾在一旁差点乐出声来。

这酒楼正好对着西湖，窗外垂柳依依，湖面之上波光盈盈，几条小船悠悠地荡着，秋瑾一边吃喝，就一边把浙江起义的事告诉吴斌。

“什么时候动手？”吴斌问。

“安庆在五月二十八，我们准备在六月上旬。”

“我们该做什么？”

“等绍兴军攻打杭州时，你可作为内应起义，夺取省城。”

吴斌表面很平静，只是不断用手指敲着桌面。他忽然说：“杭州城里还有没有别的人马？”

“现在城里新军第二标蒋尊簋，是同盟会的。”说着秋瑾从怀里取出一封信，说：“这是我写的亲笔信，你可拿它去与

蒋尊簋取得联系，两个共同布置城里兵马。”

“好，这蒋尊簋我认识，杭州这面的事你就交给我们来办好了。”吴斌满口答应，把信接过来揣好。

秋瑾诚恳地看着吴斌，“那，这方面就全交给你了。”

“你就放心好了，只要金、处两地一动，你们随到，我们随时就在城里起义。”

两人又聊了一会儿，吴斌才把店小二叫过来付了账。两人下楼各自分手而去。

秋瑾来嵊县已经两天，可是平阳党的线索一点儿也没有。傍晚时候，她回到了住的梁山客栈。客栈掌柜端来一盆清水，他瞟了瞟秋瑾拿在手里的纸扇和扇坠，用浙江方言搭讪：“大先生，汰面（洗脸）。”

秋瑾心中烦躁，并未理他，就去洗脸。那老头儿拿起桌上的扇子，摩挲半天，“这玩意儿，像个读书人用的，大先生，您在这访人，还是寻事啊？”

秋瑾白了他一眼，一把夺过扇子，冲着老头儿说：“往后没唤你，别进屋来！”

老头答应着慢慢退了出去。

秋瑾赶紧对着镜子检查一下自己的男装，看是不是有什么破绽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秋瑾爬起来，梳理一番，又往店外走，她必须尽快找到会党，安排起义的事。当她刚要出门时，那老头儿又笑嘻嘻过来，向秋瑾打招呼：“大先生，起这么早，要出门么？大先生要是来做买卖办货的，可留神墙上的招牌

贴儿，嵯县狗多，早去早回啊！”

老头儿絮絮叨叨，秋瑾没搭理他。走出客栈，她一连转了好几条街巷，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碰见。她把纸扇拿在手里，却根本没有人找她。她在一个墙角，无意看到几张七歪八扭的招牌贴。猛然间，她忽然想起在日本时，冯自由告诉她内地洪门为避免官府注意，没有固定会址，同党人想寻找，就注意招牌贴儿。有一种一律歪贴的招牌贴儿，同指一个方向，你顺着找下去，就能找到会址。

秋瑾急忙搜索墙上所有贴儿，她转了一整条街，发现有几张一律朝南贴，上面一律大红毛边纸上写着黑字：“天行饭馆食宿兼营”。

秋瑾兴奋地沿着招牌贴儿一路向南而行。过了两个街口，在马路左边，露出一个饭馆，秋瑾走过去，只见黑瓦粉墙的门面上挑出一个蓝色旗子，上写“天行饭馆”。

秋瑾正了正帽子，打开扇子一边摇着，一边走进饭馆。

一个年轻的店伙计，肩上搭一条白毛巾，满脸堆笑走上前来招呼：“大先生，吃饭？”

秋瑾摇摇头：“不吃。”

“饮酒？”

“不饮。”

“不吃不饮，客人来做什么？”

“来寻师兄。”秋瑾用暗语说道。

店伙计愣了一下，放开喉咙喊道：“雅座在里面，您楼上请……”

秋瑾跟着店伙计上得楼来，走进后面一间小屋。秋瑾的

心砰砰直跳。

这时，里屋走出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中年人，打量了一下秋瑾，眼睛盯在她手中的那个扇子上，问：“何处来？”

秋瑾把白纸扇一合，答：“万里而来。”

“几人来？”

“独来独往。”

“来访谁？”

“拜亲访友。”

那中年人冲秋瑾一笑，低声说：“跟我来！”说完，掉转身子起步就走。

秋瑾跟这中年人走出天行饭馆，两人一前一后，相距十几步远，并不说话，他们又转了几个巷口，出了市镇，再越过几条田垅，走进一个绿树成荫的小庄子，在一前装柴门的人家停了下来，中年人在门口喊了一声：“有亲戚来了！”

屋里出来一个壮汉，望了秋瑾一眼。秋瑾一看便冲上前去，“金发大哥？”

壮汉一惊，有些生气，竟掉转身子回屋去了。秋瑾连忙跟进屋去，她着急地对大汉说：“王大哥，你不认识我了么？”说着便脱下便帽，摘掉假辫。

王金发“啊呀”一声，“原来是你，鉴湖女侠。”

“好你个江洋大盗，连我也不认识了。”

“岂敢，只是你一身男装，我怎能认出，何况最近官府到处找我，你刚才喊我，吓了我一大跳。”

秋瑾笑了起来，“唉，我这人急性子，总是改不了。”

那中年人看到这里便自己出门回去了。

秋瑾把有关起义的安排告诉了王金发，并讲了有关拟定军制的事，最后她说：“绍兴有二三百学生，杭州有近五百名新军士兵，全浙江有革命党人六七千之多。再加上你们平阳党，还有金华、处州的龙华会弟兄，大约近万人，只要一动，何愁不能成事？”

王金发猛地一拍掌，道：“好啊，我们会党兄弟早就盼着起事，就是没有人来组织，这下可好了。唉，别处的会党你通知得怎样了？”

“就差武义和兰溪了，只是时间太紧，找他们很难啊？”秋瑾说道。

“这样好了，我去找老管事的，他对这一带会党很熟，由他带你去找他们。”说着王金发就挑门帘出去了。

秋瑾等了有一顿饭工夫。王金发带了一个老头子回来了。秋瑾一看，原来那人正是梁山客店的掌柜。

老人看着秋瑾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大先生还算顺利吧？”

秋瑾忙拱手道：“老人家，这几日实在冒犯了！”

“没事，没事，这叫不打不相识。刚才王金发已跟我说了。联络龙华会之事，就由我帮你办好了。”老头儿接着说道：“你们这些革命党，干起事总是说打就打，说停就停，往往东边起来了，西边还不知道，等东边被人打败了，西边才响应，上海、湖南起事就吃了这个大亏，白损失我们千把号兄弟。”

秋瑾心里着急，可是却只能恭敬听着。

老头又说：“这几年，我和你们同盟会的人共过几件事，你们敢拼敢打，叫人佩服。可说来说去不是单枪匹马，暗杀一两个清官，就是只顾联络官府，交结显贵，从官军内部打

主意。一句话，看不起泥腿子哥们儿。结果许多老百姓都不知道革命党是干什么的。”

秋瑾听老人家讲得似乎很有道理，便爽快地说：“老人家放心，这回我们一定同心协力，有难同当，有福共享，谁也忘不了谁。”

王金发在一旁有些着急：“老管事，不要说这些了，秋瑾女侠还急着去找龙华会的弟兄呢。”

“那好办！我陪她一起去。”老人看了看又说道：“只是她一个读书人面孔，我们一起走不方便。这样，你先走，我随后跟着，管保误不了事。”

秋瑾于是向王金发告别，随了老头子往外走去。

经过一个月奔波，秋瑾终于将各县会党联系妥当。到丙午年端午节这天，秋瑾回到大通学堂。

她刚到教长室坐下，竺绍康从外面奔了进来。他见没有别人，便压低声音对秋瑾说，“杭州蒋标统派人送来一批新武器。”

“噢，”秋瑾一惊，“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它们装在永庆戏班的戏箱里。这个戏班子现在正在绍兴城里唱戏，戏子们没地歇，就住在大通教室，这样就把东西送过来了。”竺绍康慢慢地说道。

“这可太好了。带我去看看。”秋瑾说着便站了起来。

竺绍康领秋瑾来到一间不大的教室，开了锁进去，靠四壁放着各式道具，刀枪剑戟，墙上挂着一些戏衣、戏帽。房子中间放了五个不大的箱子。竺绍康走到戏箱旁，戏箱上贴

着红纸封条，上写“丙午端午封箱大吉”。竺绍康撕去封条，打开一只箱子，里面装满了枪支。秋瑾拿出一管，检查了一下，重新放进去。惊喜地说道：“好，好，有了这些东西，何事不愁？只是你要将此妥善保管，不可出事。”

“我准备今晚就将它们转移到大通寺去，等起事之日，再拿出来。噢，对了，这几天绍兴城里不知谁贴出画儿，说大通是革命党据点，听说府里已对我们注意了。这几天，我整日都提心吊胆。”竺绍康说道。

“你不用担心，尽快把这些东西转移。我想贵福是不会轻举妄动的。”秋瑾说着，随竺绍康锁了门出来了。

晚上，秋瑾以看戏为由，到城里去了一遭，果然发现在街头几处贴了大通学生要起义的标语，她不禁一惊，莫非真的有人走露了风声，看来以后是真的要小心一点了。

此后的几天里，秋瑾又跟往常一样，早起晚归，监督学生训练。五月初十是星期一，秋瑾一大早就来到大校场，只见学生摸爬滚打，一丝不苟，秋瑾非常高兴。她对身旁一位教员说：“你看这些学生能打仗吗？”

教员道：“能，绝对能。这些学生大半来自山乡，都能吃苦，爬山、泅水，没有一点儿问题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秋瑾问，“如果让女学生来学习兵操，你看行吗？”

教员摇摇头，苦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这很难。那些女学生能来上课已属不易，让她们来上体操，恐怕她们自己就没这个胆量。再说，外面的人听说了，也会……”

秋瑾打断了他：“我试试看吧！中国的女子也应该能吃苦，能打仗才行。”

正当两人说话之际，忽然远远一匹马飞奔而来，等走近了，才看清是大通新来的教员程毅。秋瑾赶忙迎了上去。

程毅跳下马，紧张地跑到秋瑾跟前耳语几句，秋瑾惊叫一声：“有这样的事？快走！”说着，便赶忙牵来马与程毅一起飞驰而去。

原来，程毅从杭州的内线得消息，浙江巡抚张曾扬，接到密报说大通学堂自成立以来，与会党往来频繁，可能是革命党据点，听说最近又搞到一批货物，说不定是武器弹药。于是张曾扬派了一名统带领一标人马来绍兴责成贵福搜查大通。现在，贵福已领着人马从绍兴府奔大通学堂而来。程毅得到消息，马上叫几个人把新买的几箱子子弹转移走，才到校场来找秋瑾。

秋瑾急匆匆赶回学校，有人来报，贵福已经来了，她定了定神，换上一件白竹布长衫，出去迎接。

贵福今天一脸严肃，看到秋瑾，便说：“秋督办，今天到这里我想陪统带大人来大通参观参观，主要看看新学的样儿，你领我们到处走走吧。”说着一努嘴，身后的士兵呼啦四面散开，守住学堂前门、后门、过道、侧堂，不准任何人出入，大通学堂空气顿时紧张起来，一帮教员一个个心惊胆战。

秋瑾若无其事地领着贵福和统带参观了教室、操场，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库房。又在校园转了一圈，到了盛德堂门前，她却绕了过去。贵福见秋瑾不愿进盛德堂，便停住脚，对统带说：“这里也要看看，”说着，一脚已上了盛德堂台阶，又

回头冲秋瑾笑了笑。

秋瑾显得有点慌乱，说：“世伯大人，前次开学典礼就在这里举行，世伯大人已经看过了。”

贵福收起笑容，两眼紧盯秋瑾：“上次过于忙乱，不曾看个仔细，这次倒要着实瞧瞧。”

秋瑾犹豫了一下，叫人打开了锁。贵福迈脚进去，一帮人也都呼啦一拥而入，只见盛德堂内窗明几净，十分清洁，四周空荡荡并无一物。贵福抬头望去，大厅正中的金漆长匾写着“盛德堂”三个字，下面供着孔子的牌位，两边挂着一幅对联，正是他上次亲自书写送给大通学堂的，此时挂在孔子牌位两侧，贵福不禁红起脸来。

秋瑾忙低下头，装作不好意思，“世伯大人这副对联，小侄十分喜欢。如今擅自移到孔子神位两侧，意思是要学生朝夕记住世伯大人垂训，方才因为怕您知道，故不敢开门。”说着秋瑾又后退一步，垂首作出甘受训斥之态。

贵福不知是乐是愧，喃喃道：“放在先师牌位之侧，太僭越规矩了，愚伯不敢，不敢啊。”他心里盘算，难道秋瑾刚才失态，真的与此有关？

出了盛德堂，贵福试探问道：“我听说你经常带学生到大校场练兵操、练实弹，不知用的什么枪啊？”

秋瑾哈哈大笑，毫不介意地说：“我们大通学堂自有真刀真枪，训练器械也一应俱全。世伯大人，是否让小侄带您到枪械库去一看？”

“噢？”贵福不禁一惊，忙道：“还有弹药库？快去看看。”

秋瑾不慌不忙，领贵福一千人来到东厢一间小屋，她掏

出钥匙，打开铁锁，贵福等人都随她进去，屋里收拾得也颇为干净，一个墙角里堆着两桶火药，散发出阵阵霉味，靠墙一排，有二十来根老毛瑟枪，上面沾满湿泥土，像是刚从靶场拿回一样。这些东西都是以前徐锡麟奉绍兴府批准买办的。贵福见此，也不多说，忽然问：“靠这些俄国造的破枪，只怕不好应付演习吧？”

秋瑾摆出一付好大喜功的样子，乐滋滋地说道：“世伯大人，眼下全绍兴府怕还没有第二所学堂有我这样的设备哩！”

贵福低着头，假装沉思什么，又显出同情的样子，说：“我看，这等设备也太寒酸了。不如由绍兴府再给学堂买些枪支弹药，你看如何？”

统带在一旁略显吃惊，秋瑾却态度平淡，说：“多谢世伯大人美意，只是近来绍兴城里传言大通有革命党，世伯这样做，不是让侄儿更是有口难辩吗？”

“哪里，哪里，本府哪有不支持新学之理，枪支嘛，可以由你们自行保管，至于子弹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贵福停下来捋着胡子，看了一眼秋瑾，说：“我看，暂且寄存本府，随用随拨。”

“可以。”秋瑾仍然淡淡回答一句。

贵福见秋瑾毫无高兴之意，也不再多说什么。这时，一个教员到秋瑾面前耳语几句，秋瑾赶忙上前说：“世伯大人，统带大人，两位垂临辛苦，我已在盛德堂备下薄酒一杯，请两位大人赏光。”

贵福听了，点点头。他看再也查不出什么东西，便神态自若地跟着秋瑾来到盛德堂。于是觥杯交错，一直到午后，贵

福与统带才带着三分醉意领一干人回府衙去了。

官府对绍兴大通学堂的注意使秋瑾更加感觉到起义的紧迫性，已经不能拖下去了。她向学校告了几天假，独自一人把从绍兴到杭州的沿途状况作了详细记录，她必须再绘一幅详尽的进攻路线图，在杭州她雇了辆马车，沿着杭州城里里外外转了几圈，直到把所有哨岗摸清标明，做完这些的时候，她感觉到浑身一股热血在奔腾，有说不出的激动。再有几天，这杭州城里的旗子就要变成异样的颜色。她在街上走，脚步迈得很大，这时候她想狂跑，想大叫，但是她又不能。她想把心中的秘密告诉周围所有人，那个吹糖人的老头儿，卖水果的小伙，还有在路边擦皮鞋的小孩……所有这些勤劳善良的人们：你们就要成为新时代的人了！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唱起歌来，是那首《勉女权歌》，但这里没有人知道，她的行为只惹得几个走路的人用惊恐的眼看着她。他们一定想，这是谁家的女子，没有一点妇道规矩。

正当秋瑾暗自高兴，匆匆赶回客栈的时候，身后突然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璇卿。”秋瑾一愣，这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，莫非……，不可能。她一边走，一边偷偷回头看，只见后面奔来一个穿月白长衫的女子，“寄尘！”秋瑾又惊又喜，她扭转身，徐寄尘已追了上来，两人亲昵地抱到一起。

“寄尘，你怎么会到杭州呢？”秋瑾大惑不解地问，“你不是在上海吗？”

“我是路过。在上海我听说母亲重病，就回去照看，现在好些了，我准备回去，路过杭州，我想顺便到灵隐寺买些碑

贴字画，不曾想，就碰见你了。”徐寄尘也变得喜出望外，说：“璇卿，你现在做什么呢？我只听芝瑛大姐说你回了绍兴，你到底做些啥啊？”

“在大通学堂教书。”

“教书？”徐寄尘将信将疑。

秋瑾笑了笑，说：“教书是假，革命是真，走，到我下榻的客栈去，我们好好聊聊。”

“嗯。”徐寄尘答应着，两人已迈步往前走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两人携手出游，去登西湖之畔的凤凰山。时值仲春，风暖草香，从高山之上鸟瞰而下，只见西子湖水波光涟漪，轻舟如叶，周围群峰迭翠，林木葱笼，远处苏堤、白堤就如同玉的带子，漂浮在水中一般。秋瑾在山巅把看到的杭州城厢、街道、路径等绘入军事地图之中。

在下山途中，两人来到岳飞的墓祠，秋瑾瞻顾多时，不忍离去。过一会儿，秋瑾悲叹道：“寄尘，你还记得张煌言的诗么，‘国亡家破欲何之？西子湖头有我师；日月双悬于氏墓，乾坤半壁岳家祠！’”

徐寄尘见秋瑾依恋不舍的情状，禁不住打趣道：“你是不是希望死后也埋葬在西湖之畔？”

“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，那可是福份太大了呵！”秋瑾无限感慨地回答。

“如果你死在我之前，我一定把你葬在这里，但如果我先死，你也能把我葬在这里吗？”徐寄尘又问。

秋瑾笑着答道：“这就得看我们谁先能得到这个便宜了！”

两人哈哈大笑起来，这时，徐寄尘忽然从身后拿出一个

小包，捧到秋瑾面前：“璇卿，我马上要回上海去，我知道你就要起事，我也不能帮你做什么，这三十两黄金，是我的一点积蓄，你拿着它对起事有用处的。”

“这，这怎么行。”秋瑾感到很突然。

“你就拿着吧，这是我卖首饰的钱，反正我以后也不戴那些劳什子东西，你就用这些钱买些武器医药，起义会用得着的。”徐寄尘深情地看着秋瑾说。

秋瑾只觉得喉咙好像被什么堵住了，接着一股热泪涌了上来：“谢谢你，寄尘姊，所有的光复军兄弟都会记住你的。”

秋瑾把自己头上的一对翠钏摘下来，用帕子包了，捧给徐寄尘，说：“大姊，你收着这个吧！这次起事，我已准备全力以赴。到时尚若万一有变，你就以此作个纪念吧。”徐寄尘拉住秋瑾的手，两人依偎着坐在武穆祠前，西斜的阳光照着苍翠的山坡，给一切涂上一层金黄。一直到傍晚时候，两人才洒泪而别。秋瑾即时作了一首诗，送给徐寄尘，以志其情。其诗曰：

莽莽河山破碎时，天涯回首岂堪思，
填胸万斛汪洋泪，不到伤心总不垂。

此别深愁再见难，临歧握手嘱加餐！
从今莫把罗衣浣，留取行行别泪看。

从杭州回来，秋瑾很快与大通的几位教员确定了光复军的军制，并把已经制好的军制徽记、暗号分头包好。随时准

备叫人送到各处会党，以便即刻起事。

这些会党成员被编为十六级，以“黄祸源溯浙江潮，为我中原汉族豪。不使满胡留片甲，轩辕依旧是天骄”这首七绝诗为标记，从“黄”字到“使”字16个字，代表16个等级，“黄”字为“首领”，推徐锡麟等人担任，“祸”字为“协领”，由秋瑾担任，“源”字为“分统”，由平阳党首领王金发、龙华会首领张恭等人担任……各级职员均以金戒指为记，在戒指中嵌入表示自己职衔的那个字，或嵌入英文字母A、B、C、D…等代替之。为了指挥方便，秋瑾又把这十六级力量改编成八个军，用“光复汉族，大振国权”八个字代表，总称“光复军”，每个军都设置包括大将、副将、参谋、副参谋、中军、左军、右军、中佐、左佐、右佐、中尉、左尉、右尉十六个军职，规定以白底黑色“汉”字为军旗，以黄色小三角形，内书黑色“复汉”两字，并盖上图章作为顺旗。对于号服、头布、肩章、胸带等的具体形式，秋瑾也作了详细规定。

秋瑾看着桌上的十六封纸袋，一种成功的喜悦在她心头跳动。今天已是5月16日，按照原定的起事日子，只有13天了，这些起义命令应该马上送出去了。

夜已经很深，外面一片寂静，秋瑾推开门来到院里，贪婪地深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，月亮很圆，挂在广漠的天空，天边有几颗星星明亮地闪着，透过树影，地上洒着一片斑驳的亮光。秋瑾轻舒双臂，练了一趟武术，感到十分惬意，刚才抄写军制的疲劳一扫而光，住在偏屋的吴希英听到院里有响声，便披着衣服走了出来。见秋瑾背着手正在玉兰树下出神，便轻轻喊道：“大姐。”

秋瑾转过脸，招手唤她过去，两个人并排坐在玉兰树旁的石几上。吴希英轻声问道：“大姐，你这几日夜夜筹划，我们真的能把满贼的天下拿下来吗？”

“能。”秋瑾抚摸着吴希英的手说：“最近我读了一篇孙中山的文章，他说民主共和乃今日世界之大势，任何人都无法阻挡。”

吴希英昂头问道：“那朝廷推倒，天下又是什么样子？”

秋瑾搂着吴希英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到那个时候，天下是我们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五族人共同的天下，官吏是我们众人选出的公仆，读书的可以安心读书，做生意的可以安心做生意，种田的可以安心种田。到处有学堂，有工厂，还有火车和轮船。四海之内无处不丰裕，四万万同胞无人不富足。我们女子，也跟男人一样做工、生活……”

秋瑾说着，眼睛静静望着天空，她也在想，到起义胜利的时候，天下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

“大姊，起义的时候，我能做什么呢？”吴希英又问。

“你呀？就跟着我，我给你一枚戒指，把密室中的那些资料保存好，万一起义失利，你就把它们毁掉。”

“嗯。”吴希英高兴地答应着。

第二天一早，秋瑾到大通学堂把事先组织的“敢死队”找来，让他们30个人化装溜进杭州城，与武备学堂和第二标新军取得联系，准备内应。接着，她又分别找来一些诚实可靠之人，把起义的军制样式和具体时间传达到各处。最后一个找来的是蒋纪，因为兰溪现在还没有人去。秋瑾问道：“蒋先生，您是兰溪人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金华人，但从小在兰溪长大。”

“我打算派你到兰溪去，帮会党办些事，勾通我们与兰溪的联系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，行。”蒋纪满口答应，但显得有些局促不安，“办什么事呢？”

秋瑾拿出一个纸袋，交给蒋纪：“你把这个带好，务必交给双龙会的首领周华昌。蒋先生你既入了光复会，就要为国报仇，现在起义在即，希望你辛苦一点啊！”“真的要起义了？”蒋纪问道。秋瑾没有回答。他又连忙说：“秋先生请放心，我收拾一下马上就去，你放心就是了。”蒋纪说着就出门去了。

秋瑾做完这一切，长长吁了口气，坐到椅子上，现在她能做的，就是等待。

七、大事不成甘留万古英魂

徐锡麟现在是安徽巡警处的会办。他已联系好安庆的两标新军，只等5月28日起事。这天上午，他正在屋里谋划怎样在学堂毕业典礼上刺杀恩铭，忽然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抬头一看，见来了一个人，是抚台衙门的马弁，马弁走上前来，向徐锡麟一弯腰，报告说：“徐会办，恩大帅请会办即刻就去。”

徐锡麟问：“有什么事？”

马弁擦了擦额上的汗珠，说：“只说有要紧事商谈，别的小人一概不知。”

徐锡麟换上衣服，跟着马弁就出去了。

安徽抚台衙门议事厅里已经坐满了文武官员，厅上四盏红漆灯笼点得通明透亮。恩铭两侧坐着藩司冯煦、臬司毓朗、文巡捕陆永颐、武巡捕车德文和衙门里的幕僚顾松。徐锡麟走进去向恩铭行过礼，小心翼翼地拣个座位坐下。

恩铭叫人拿过一份两江总督端方发来的电报递给徐锡麟，说：“徐会办，革命党准备造反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徐锡麟暗自吃了一惊，说：“有这等事？”双手捧过电报阅看，只见上面列了一些浙江、安徽光复会起义军头领的名

单，第一个就是他本人，第二个是秋瑾。所幸用的是密码代号，暂时还不会被发觉。徐锡麟额上已沁出汗珠，他摆出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说：“这还了得，人还不少哩！”说完便恭敬地将电报呈还给恩铭。

恩铭扫了众人一眼，问道：“电报说，其首要分子已潜入我安徽境内，诸位有何主张？”

武巡捕车德文粗声粗气地说：“请大帅下令，全城戒严，挨家挨户搜查，有与名单姓名相同者，立即拿下。”

文巡捕陆文颐摇摇头，拱手说：“车大人言之差矣。这名单分明不是真实名姓。例如第一名“黄”，第二名“祸”，显然是一种代号，难道将全城姓黄姓何的都拿下不成？”

徐锡麟点点头，说：“陆大人言之有理，这是革命党常用的办法，大帅切不可打草惊蛇。依我看，大帅就将名单交给职道（徐自称），职道我立刻派人寻查，一定弄个水落石出。”

恩铭沉吟半晌，将名单交给徐锡麟，嘱咐道：“锡麟，最近外间有人说你的闲话，我知道你是俞廉三大人的内侄，所以不信那些。”

徐锡麟一听此言忙大声道：“大帅明鉴。”

恩铭哼了一声，继续说：“这次你务必将此事查明，也好有个交待。嗯，对了，巡警学堂毕业典礼筹备怎样了。”

“回禀大帅，一切已经安排妥当。”

“那好，5月28日有德国公使要来。这毕业典礼就提前两天吧，改在明天，5月26。你看怎样？”

徐锡麟赶紧说：“是，职道遵命。在下这就回去张罗，届时请大帅与各位大人早早光临。”他表面镇定，但心里却已焦

急不安。毕业典礼提前，意味起义时间也要提前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徐锡麟回到学堂，立刻找到马宗汉和陈伯平，告诉他们刚才发生之事。陈伯平一听也急了，“可是我们通知浙江的时间是5月28啊。如果我们明天一动，那浙江的清兵岂不已经有所准备了。”

马宗汉攥紧拳头：“真没想到，这么快就出了叛徒！”

“看来恩铭早就有提防了。”徐锡麟说。

“那能不能推迟起义日期？我们本来就够仓促的。”陈伯平问道。

徐锡麟站起身，沉着地来回走着，最后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眼下形势紧迫，如果延期起义，若叛徒供出了真实姓名，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，不论怎样，明天毕业典礼时，一定起事。这是不可多得的机会。”他忽然显得很激动，“法国革命经过八十多年才大功告成，其间不知失败多少次，流过多少血。我们几个初创革命，也要有这个准备。我这次就是预备流血的，也许还要粉身碎骨。宗汉，伯平，你们……”

陈伯平和马宗汉紧闭嘴唇，双眉紧锁，默默地站在那里。

“你们去分头通知一下几个重要学生干部，其余的学生，等明天吧，愿意跟我们起义的更好，不愿意的可以退出，决不勉强。成事在人啊！”徐锡麟说完，马宗汉和陈伯平两人互相默默看了一眼，就匆匆出去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安徽巡警学堂的礼堂里张灯结彩，学生们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，等待毕业典礼的开始。

上午八点，徐锡麟身穿一套蓝呢军服，脚踏皮统靴，腰带上挂了两支手枪，站在学堂门口，等候恩铭到来。

快九点的时候，一队清兵簇拥着七八乘轿子走了过来，徐锡麟把恩铭、毓朗、陆文颐等一千人先迎到客厅，慢悠悠用完茶，然后才走进礼堂。

典礼由陈伯平主持，他见人已到齐，便大喊一声：“毕业典礼开始！”只听礼堂之中鼓乐齐鸣，全体学生起立，朝台口鞠躬，恩铭也抬身答礼。

先由巡抚致词，再是恩铭故作斯文地作了一通新政与武备关系的阐述。最后他对所有学生提出勉励，为大清帝国效忠。

最后由徐锡麟训话。他走上前，向下巡视一周，说道：“同学们，我们苦学苦练，目的在于拯救国家，拯救民族，并非只为个人功名富贵，我希望诸位同学毕业以后能时时不忘‘救国救民’这四个字……”

台下一片掌声，徐锡麟接着说：“我自从来到学堂任职，和诸位朝夕相处，相互感情很融洽，内心感到莫大的安慰。但是因为到职时间太短，很少与诸位有畅谈之机。今天，诸位即将离校而去，我希望在此时有所行动，望诸位同学不要辜负我对你们的期望，能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无愧轩辕的黄帝子孙。”

有敏感的学生已觉吃惊，不知今天要发生什么事。但大部分仍木然地坐在那里，并不为这些客套之话所动。

徐锡麟讲完，向陈伯平给了一个眼色，便快步向前，双手捧出学生名册，对恩铭说：“请大帅点名。”

恩铭正要伸手去接，徐锡麟忽地把手一缩，大声道：“报告大帅，今天有革命党起事！”

陈伯平和台下的马宗汉听到这句话，都从腰里拿出武器。

恩铭大吃一惊：“徐会办哪来的消息？”话音未落，陈伯平一枚炸弹已扔到恩铭脚下。徐锡麟也已撤身离开，可是炸弹并未爆炸。

恩铭一下子脸色铁青，台上官员也慌作一团。徐锡麟忙过去扶住恩铭，说：“大帅不用怕，这个革命党待职道亲自将他擒住。”说完，从腰间拔出了手枪。

徐锡麟后退两步，大声喊道，“革命党就是我徐锡麟。”说着，对准恩铭连发三枪。恩铭“啊哟”一声栽倒在地，两腿不住抽搐。这时陈伯平马宗汉也冲了上来，对准恩铭补放几枪。

刹那间，礼堂内是一片大乱，他们三人追着官员放起枪来。顾松和陆永颐都被打死，车德文也被打伤。趁别人不注意，毓朗和冯煦指挥几个亲随忙将恩铭背着跑出了大门。

徐锡麟还要追，猛然想起最重要一件事，他冲上讲台，扶正眼镜，对底下一片大乱的学生喊道：“同学们，救国救民的时候到了，大家跟我革命去！”可是大部分人已逃散了，只有二三十人跟着徐锡麟聚集过来。徐锡麟发出口令：“立正、向左转，去占领弹药库，跑步走……”一帮人在徐锡麟、陈伯平、马宗汉三个人带领下向火药库冲去。

而在府衙，逃走的毓朗立刻纠集了几百名清兵，朝他们包围而去……

秋瑾这天化装成一个客商模样，来到钱塘江的东渡口。她来打听杭州城里的消息。

她走到一个卖茶水的摊子跟前，停了下来，一边喝茶，一边摇着白纸扇。这时，旁边过来一个脚夫，问道：“先生，有行李吗？”

“行李就来，有地方歇脚吗？”秋瑾问道。

“有，先生。”

那脚夫带秋瑾来到一个小棚下，把担子一扔，向周围几个人一使眼色，那些人便溜出去，在小棚附近放风。

秋瑾低声说：“绍兴把日子订在六月初十，你们都知道了吗？”

那人道：“都通知了。前三天杭州有光复兵过江，打听得是去武义的。金华、处州那边，这几天没有派人来联络，我看风势不对。”

秋瑾一惊：“赶快派人打听！今天是5月30，按计划安庆和金华都应起事三日，怎么会没有动静。你格外留神，好好看着杭州的动静。”

忽然外面一个人大声说话：“快，快躲开点道儿，那边官老爷来了。”

只见芦棚前十几个清兵拥着一顶大轿过去了。轿里的人揭开轿帘往外看着。

秋瑾一惊，那不是贵福吗？他怎么去杭州城里了。不行，我得赶快回大通学堂。秋瑾匆匆向那人叮嘱了两句，就出来往绍兴赶。

刚到大通学堂门口，从北面风尘仆仆赶来一人。是龙华

会的吕熊祥。秋瑾很焦急，见吕熊祥过来，忙问道，“出什么事了。”

“唉，”吕熊祥长叹一声，“武义来不及起事，县里狗官已经听得谣传，从杭州请来了救兵。督办员遭难了，还糟蹋了不少我们的兄弟和百姓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秋瑾问道。

吕熊祥说：“光复军定于5月28起义的消息被龙华会的聂李唐泄漏了，很快全城的人知道了！纷纷把家里的东西拿到当铺典当，又大量购买和贮藏干粮、食盐，结果弄得武义县当铺倒闭，食盐卖光，狗知县觉得不对头，便从杭州请兵，逮捕了聂李唐，从他口里供出了刘耀勋。很快刘统领就被抓住杀了。”

秋瑾狠狠地把手一挥，“走！”两人一同来到秋瑾书房，两人还未坐稳，程毅拿着一张报纸，气急败坏地跑了过来。

他把报纸往秋瑾手里一塞，说道：“安徽完了……”

吕熊祥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秋瑾急忙打开报纸，只见上面赫然印着：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被擒。

原来，徐锡麟几十人在奔向武器库的途中，被清兵阻截，因寡不敌众，陈伯平、马宗汉被枪杀，徐锡麟被擒后，送安徽府衙，也于当日处决。

读完报，秋瑾慢慢垂下手，报纸掉到地上，她木然地倒在椅子上。

一切都如同在梦里，秋瑾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要凝滞了，

吕熊祥和程毅怔怔地坐在那里，望着她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顿了半晌，秋瑾缓缓站起来，吕熊祥和程毅也跟着站了起来，秋瑾说道：“安徽失利，现在只有我们浙江了。既然武义事败，只要金华、兰溪不出差错，就能稳住局面，你们赶紧去找竺绍康和王金发，让他们尽快起事。”

“那我们大通怎么办？”程毅问道。

秋瑾摆摆手，说：“我们现在不到一百名学生，只有等金华一带形成声势，我们才能起事，你们先去吧？让我再好好想想。”

程毅和吕熊祥悄悄走了出去。

秋瑾默默地在书房里坐了一下午，傍晚的时候，她回到兄嫂的住处。一家几口人围在一起吃晚饭，秋誉章见妹妹一脸愁云，也不便说什么，饭桌上沉默了好久，秋瑾突然开口说：“大哥，我看你们还是近日赶快搬到萧山舅舅家去住吧？”

秋誉章先是一愣，但马上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，颤声说道：“闰瑾，你们当真要……？”

秋瑾平静地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现在形势很严峻，绍兴恐怕也是凶多吉少，我看你们还是带孩子避一避吧？”

秋誉章有些着急：“闰瑾，这，这可是要杀头的啊！”

“哥哥，你不必难过。”秋瑾仍缓缓地说：“光复之事，势在必行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，你，你就不用说了。”

秋瑾说完，放下碗筷，急步回后面自己的屋里去了。

这天晚上，她与吴希英一起把重要的光复军文件都烧了。秋瑾知道，绍兴的起义迫在眉睫。

太阳又渐渐落下去了，天空的云彩被染得血红。屋子里已昏暗下来，一整天，秋瑾都在学堂里等着。派出去的人还没有回来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。

快要掌灯的时候，门外奔进一个人，气喘吁吁，汗流满面。其人是周戈天，大通学堂的学生，是秋瑾派去杭州的敢死队队员。

秋瑾赶忙给他捧过来一杯水，急切地问，“杭州有什么情况？”

周戈天一把抓过水杯，一口气喝了，仍喘着气道：“金华、兰溪出了事，有人已报告省府，说大通学堂是革命党据点。巡抚张曾扬已派新军第一标来绍兴了。”

“有这等事。”秋瑾大吃一惊。怪不得贵福那天去了杭州，看来绍兴府里有人告了密。“那金华、兰溪又怎么啦？”

“金华徐买儿受土豪陷害，已被抓进监牢，弟兄们去劫牢，又漏了风，金华的机关已经破了。还有，兰溪也出了事。”

“兰溪我不是派蒋纪去了吗？”

“坏就坏在这个蒋纪身上！前几天，他忽把兰溪的会堂兄弟召在一起，说刚运来二百支快枪，寄放到一所学校中，让大家赶快集合二百人去取枪支，马上起事，接应金华，还说是你的命令。”

秋瑾气愤地捶了一下桌子，“蒋纪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弟兄们急匆匆赶去取枪，可蒋纪却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，结果惊动了官府，抓去不少人！”周戈天仍在说着。

“行了，你赶快去召集校内的学生，我有事要说。”秋瑾吩咐着，穿上制服，把手枪和倭刀都带在身上。

很快工夫，学生和教员都聚集在盛德堂中。秋瑾奔上台子，大声说道：“诸位先生、同学们，我大通学堂，从一开始即以光复中华为己任，现在浙江四处事起，我大通不能袖手以待。诸位如有驱除满奴之志者，请留下共守大通，若以为大通将累及其功名者，请速离去，现在巡抚已发兵至绍兴而来，诸位同学，我们光复之事，就在今日，请各位火速收拾武器，整装待命。”

秋瑾说完，底下一片骚乱，一部分人已经悄悄溜出盛德堂而去。最后剩下十几位教员和五十多名学生，这些人都是光复会成员。秋瑾派周戈天带领学生连夜去大通寺取回武器，自己与几位教员一起，仍在盛德堂中商议。最后议定，明日若有兵来，即时起义。

六月初四上午，秋瑾与一帮教员正在盛德堂中议事，忽然，程毅从外面奔了进来。见到秋瑾，急切地说：“嵊县前些日子也暴露了，蒋纪是叛徒，把兰溪的兄弟出卖了，现在王金发一点线索也找不到。当下绍兴府孤力无援，我看现在还是赶紧退吧？刚才在路上，听说李益智带新军第一标已经到了绍兴府衙，整个街上人都跑光了。”

秋瑾一言不发，过了半晌，说道：“要退你们退，我不走。我们平时口口声声献身革命，到现在却临阵退逃。我们那么多弟兄都无辜牺牲，我已经作好准备，跟他们拼了。”

程毅苦笑了一声，说：“秋先生，我们不是临阵退逃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是现在明知不能成功，却要孤注一掷，这，这是没有价值的牺牲。”

秋瑾沉默不语。

这时，门外几个学生跑了进来，报告说清军已经朝学堂这边过来了。

突然，门外闯进来一个戴斗笠的老渔翁。那人一进来便扔掉斗笠，脱了蓑衣。

“啊，金发大哥！”秋瑾喊了起来，“你的队伍呢？”

王金发看着秋瑾，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“我们那里出事以后，安庆和金华，起义都败了，我不能让弟兄们等官府来抓，兄弟们已经上伏虎山了。”

秋瑾一阵心酸，她说：“那，你现在又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“张曾扬不会放过你的，我特意来接你去伏虎山，我们从长再作计议。”王金发急切地看着秋瑾。

“接我？”秋瑾摆摆手说：“不，我不走！”

王金发着急地说：“读书人，别老做傻事，该打就打，该跑就跑。俗话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往后有的是报仇的日子。”

秋瑾低下头，一言不发。

程毅也说：“你就听王大哥的话吧！”

秋瑾抬起头，恳切地说：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自从锡麟兄遇难以后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革命总是要流血的，没有鲜血，挽救不了民族的危亡。今天，我们女子参加了革命，却还没有流过血，那就从我秋瑾开始吧！”

秋瑾说完很快从身后桌子里拿出一本花名册，交给王金发说：“这是浙江光复会会员名单，万万不能遗失。日后请你转交上海蔡元培先生或陶成章先生。”

王金发接过名册，望着秋瑾没有说话。秋瑾又恢复急促的语调：“事不宜迟，你赶快从后门离开这儿吧？”

王金发深深地看了一眼秋瑾，长叹一声，猛地转身，抓起斗笠、蓑衣匆匆往后门走去。

秋瑾对程毅说：“你也去吧！”

“不，这时刻我倒不能走了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！”程毅坚毅地说道。

“那好。”秋瑾猛地一拍桌子，“整理队伍，攻打知府衙门！”

贵福早在六月初三就接到巡抚张曾扬的密电，说安徽有乱党闹事，系与本省大通学堂一党，省里已派兵前往，望其切勿轻举妄动，以免打草惊蛇。

六月初四巳时，新军第一标由李益智率领来到绍兴，见了贵福。两人一合计，认为事不宜迟，即刻发兵前往大通，这队兵马从街上一过，街上老百姓就知道要出事，没事的赶紧躲回家里，做买卖的很快就收了摊，但也有一些街痞无赖，追着看热闹，心里寻思，真要一出事，或许能拣些便宜。

清兵刚到大通门口，就见从门里冲出十几名学生，手里都拿着枪，这些清兵不等李标统下令，便哗哩啪啦放起枪来，几个学生应声倒下，另几个学生见势不妙，急忙退回去，把大门关上。

这时秋瑾带着几十人拿着武器，刚好赶到门口。一个学生喊道：“秋先生，清兵太多，你还是从后门坐船离开吧！”

“不，”秋瑾说：“诸位听我的，守住前门，不要给清兵占便宜！”

学生从门洞里往外放枪，几个清兵倒了下去，别的不敢

向前，李益智从后面把刀一挥，“饭桶，攻门，打开大门！”于是几个清兵从后面找来一根木头，狠命向大门撞。

只听“咚—咚—”两声，门一下被撞开，后面清兵一拥而入，双方在盛德堂前的空地上扭打起来。程毅被枪打中胳膊，倒在地上，一群清兵蜂拥而上，将其缚住。

这时，四个清兵把秋瑾围在中间。秋瑾向周围一看，学生大都被围住。她坦然地将手枪往地上一扔，四个清兵就要往上冲，秋瑾忽然一转身，大喊一声“别过来”。四个清兵又都愣住不敢动。李益智和贵福从门里走了进来，李益智说：“还不快将主犯秋瑾拿下。”四个清兵又一拥而上，把秋瑾胳膊反绑起来，推着就往外走，秋瑾转身瞪了一眼推自己的清兵，又轻蔑地看了一眼旁边的贵福和李益智，昂首朝门外走去。

天黑的时候，秋瑾被带到大堂之上。一上台阶，她就看见被缚在殿柱上的程毅，他已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两人的目光互相注视了一会儿，都没说话。

贵福看了看秋瑾，又对程毅说：“招了吧？顽抗是没用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是个通洋务的人，只要招了，本府决不会亏待你，嗯？”

程毅冷冷地笑了一声，扭过脸去。

“看刑！”贵福把手一挥，坐到堂上。

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从炭炉中夹起一根烧得通红的大铁链，咣啷一声扔在程毅脚前。

秋瑾本能地闭上眼，但又立刻睁开，深情地望着程毅。

贵福见程毅木然地一动不动，便转过脸问秋瑾：“你就是秋瑾吗？”

“哼，怎么，不认得我了吗？”秋瑾轻蔑地答道。

贵福接着说：“你勾结匪党，密谋叛乱之事，本府已经查有实据，你要一一从实招供，若有半句谎言狡赖，那程毅可就是榜样！”

秋瑾冷冷看着贵福，不吭一声。

贵福想发作，却又忍住了，说：“本府念你是个女流，所以不忍马上用刑，你别不识好歹。”

“我倒要问问你，大通学堂的学生并没有犯罪，你为何光天化日之下，带兵攻打学堂，屠杀学生？！”秋瑾厉声问道。

坐在一旁的章瑞年忙插嘴道：“秋瑾，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，何必这样执迷不悟呢？据本县看来，你大概也是一时糊涂，受了蒙蔽，你只要把革命党内情讲出，府台大人一定法外施恩，从宽发落。”

秋瑾轻蔑地瞪了他一眼。

贵福见硬逼逼不出来，就缓和下来，问道：“秋女士，你与徐锡麟认识吧？”

“曾经认识。”秋瑾答道。

贵福以为打开了缺口，便问道：“那么，你还和哪些人有来往？”

秋瑾高声说道：“绍兴府台贵大人与我交往甚厚，曾赠我“竞争世界，雄冠全球”之对联，又与我大通学子共彰。”

贵福被弄得面红耳赤，不知所措，章瑞年解围道：“今天天色已晚，大人就审到这儿吧？”

贵福哼了一声，背转手出去了。秋瑾被带回女牢。

第二天午后，天气很燥热，树上的知了撕心裂肺地喊着，花草都被太阳烤得蔫蔫的，秋瑾被带到衙门的后花园，她头发凌乱，穿着一件月白的布衫。

在花园的亭子里摆了一个方桌，只有山阴知县李钟岳和两个衙役在那儿。

李钟岳见秋瑾来了，便让人在厅石放了一张椅子，让秋瑾坐下后，问：

“你是不是革命党啊？”

秋瑾回答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参加革命党干什么？难道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？”

秋瑾见李钟岳不似贵福那样凶狠残暴，便冷冷说道：“我主张的是男女革命，并不知道犯了什么罪。满人入主中原之百年来，在上荒淫无度，在下民不聊生，对洋人姑息纵容，割地赔款，弄得现在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我轩辕子孙，岂能袖手？”

李钟岳见秋瑾这样说，忙转开话题，说：“听说秋女士尚通文理，请你把知道的都写下来吧！”

衙役拿过纸笔。秋瑾提起毛笔，凝思片刻，写下了一个“秋”字后便停下来思索，李钟岳催她快写。于是，秋瑾挥笔写下七个大字：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。然后起身向外就走。

李钟岳还想拦住秋瑾，但秋瑾头也不回地往来时的路上走去。李钟岳知道再问也是枉然，便拿起那张纸向贵福交差，叫衙役继续把秋瑾押下去。

夜，漫长的夜，如豆的油灯照着不大一块墙壁，八尺之外便是漠漠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四周静得可怕，这女牢里很久都没有犯人。秋瑾现在一个人坐在墙角的枯草上，身子一动便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，她手里拿着一方白绸手绢，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绣着，那针线是她白天跟禁婆要的。她好久都没摸过针线了，手有些笨，但她并不着急，只是一针，一针，认真地绣着，似乎只有这样，她才能不去想那些梦一样的往事，她不知道远方的人们是否依然在奔波，她想起了陈天华，想起了徐锡麟，还有孙中山、蔡元培，她不知道孙中山他们是否知道浙皖的失败，她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？她只是就这样慢慢绣着，索性什么都不去想。可是，唉，人在一个人的时候，却总是不能不思想，想过去，想将来，也有现在，不知道哥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有寄尘、芝瑛大姊，她们现在又在做什么呢？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被抓了起来。那天在西湖边上，她还跟徐寄尘开玩笑，而现在看来，她真的是要沾这个便宜了……

正在秋瑾胡思乱想的时候，黑暗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禁婆咳嗽着走了过来。她唏哩哗啦打开牢门，轻轻说：“秋小姐，有人看你来了！”接着从禁婆身后走进来一个人。

秋瑾抬起头，那人哽咽着走了过来，“希英”，秋瑾轻轻叫了一声。

“大姊……”吴希英越发抽泣得厉害了。

“别难受，别的人怎么样了？”秋瑾问。

“贵福抓走了六个人，其余学生都放了。自从出了这事，绍兴城里翻了天，店铺关了门，家家户户全把鸡鸭宰了，老

百姓说革命党要进城，给您报仇。衙门里贴了安民告示也没用……”

“嗯，我家里人呢？”

“大哥大嫂都躲开了。姊，你没受苦吧？”

“没有，你看。”秋瑾微笑着举起手中的绢帕。

洁白的手绢上，一枝傲骨嶙峋、红艳夺目的梅花，在油灯下显得格外醒目。花的旁边还有一首小诗。

“大姊，这是什么诗？”

秋瑾轻轻吟哦起来，“冰姿不怕雪霜侵，羞傍琼楼傍古岭，标格原图独立好，肯教富贵负初心？”

吴希英看着秋瑾的脸，静静地听着。

忽然，监狱的通道上，一队兵勇打着火把列队过来，一片嘈杂。禁婆大吃一惊，连忙跑了过去。

为首的兵勇嚷道：“带秋瑾，过堂！”

“过堂？现在？”禁婆怔怔望着，一时竟忘了开门。

那兵勇嚷道：“快开门，别啰嗦。”

禁婆抖抖索索开了锁，铁链碰着牢门，发出刺耳的金属碰击声。

一群人拿着火把进来，墙上闪烁着各样的影子，如同鬼魂的舞蹈。

吴希英吓呆了，秋瑾把她拉到身后，说：“别怕。”那兵勇喊道：“秋先生，过堂了。”

“你们先出去，我就来。”秋瑾一动不动，厉声说道。那几个人怔了一下，退到通道的口上。

秋瑾从容地站起来，安慰希英道：“别哭，这手帕你拿着，

愿你就像梅花，经得起风雪，啊？”

秋瑾转过身，拢了拢头发，整整衣服，让禁婆带上铐，向希英和禁婆点头笑了笑，转身从容地走了出去。

一伙兵勇拿着火把，围着秋瑾，簇拥着往外走去。

他们并没有把秋瑾带到公堂，而是在街上拐弯抹脚地走着，夏夜的天空很晴朗，银河明亮地显着。周围死一般的沉寂，火把忽明忽暗地往前走，在风里摇摆不定。急促的脚步声和铁链的碰击声使几条狗惊恐地叫着，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前面出现一个亭子，秋瑾记得，这是轩亭口，看来他们是真的要处死我了！她很气愤，她不惧怕死，可是她不应该在这儿死。这里是处置江洋大盗的地方，难道在那帮清兵的眼里，革命党竟等同于江洋大盗？是啊，革命党又怎么不是江洋大盗呢？他们让清廷恐惧，正如同江洋大盗让那些苛刻的官吏心惊胆战一样。

兵勇把刑场围成一个大圆圈。在圆圈的正北面有一个桌子，桌子后面坐着章瑞年，他披着大红的披风，可能是为了避邪。

一个差役端来一碗酒，送到秋瑾面前，秋瑾平静地摇了摇头，差役看了一眼章瑞年，章瑞年摆摆手，差役退了下去。

秋瑾冷然看了章瑞年一眼，就掉过头去，神色庄严，凛然不可侵犯。

章瑞年等了一会儿说：“秋瑾，在你临死之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秋瑾转过头，说：“我死无所畏，只是你得答应我三个条

件。”

“讲吧？”章瑞年说道。

“一，让我写信跟亲友告别；二，临刑时不许脱我衣带；三，死后不许枭首示众。”

“嗯，这第一个条件吗……贵大人已有安排，后两个条件我答应你。”章瑞年说道。

秋瑾转过身，慢慢朝那个“圆圈”中间走去。

天上的星星依然眨着眼睛，静静地看着地上的一切。一眉淡淡的新月不知什么时候也挂在天边。时间，已经是丙午年六月初六的凌晨。

风景宜人的西子湖畔，有一个小巧玲珑的“风雨亭”，它背山对水，装点着周围碧水青山的优雅。各方的人们到西湖都要来这个小亭子里坐坐，欣赏那份平静的美好，享受自己恬淡的自由。知道的人明白，这里葬着一位民主革命的女英雄。她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普通女子中的一个，她，又绝不属于那千千万万之中，也正是为了那千千万万的普通人，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心中的自由。

人们往往钦佩那些戴着橄榄枝花环的英雄，却很少想起那些在英雄的事业中倒下的人们。他们，在最艰难的时候挺起胸膛，把自己化成胜利花环上的一片树叶，他们，是自由的追求者，而他们却没有品尝到自由花果的芳香，他们，是幸福的创造者，而自己面对的却只有黑暗。

然而，历史不会忘记，人民不会忘记，那片洒着热血的土地也不会忘记。所以至今，爱好自由的人们仍然深深记着

那个名字：秋瑾——一个为着民主和幸福献出生命的女子。

就让我们以她的一首小诗，来结束这段斗争的文字。

大好时光一刹过，雄心未遂恨如何？
投鞭泡海横流断，倚剑重霄对月磨。
函谷无泥累铁马，洛阳有泪泣铜驼。
粉身碎骨寻常事，但愿牺牲保国家。